再說一次我愛妳（完）

作者: 王子喬

Powered by 紙言

1.1

最期待的九月一日到了。今年的開學禮，不知又有多少個熬不住少少玩弄的老師離開，又有幾多個心中有火的老師說要教好我們。也罷了！我只是想坐在班房，吃花生，等看他們又準備了什麼去「迎新」。

未到最後一秒，我也不會出門口。反正，沒有人會準時回校。

「愷文！」

我手插褲袋，梳起高馬尾，走過馬路打算進入校門。四位美女已在校門等待我，向我招手。她們四個傢伙，又把衣領拉低了，校裙亦拉高了幾吋，用美腿誘惑我。

我向梓桐單眼，她向我放電。逸晴立刻繞著我手臂，35E猛擠向我。我與她咬耳仔，輕輕道：「妳又大左。」目光置於她的溝上。

「妳隻古龍水，好正架啫。」惠珊的手在我胸前掃了幾下，烘近我的頸窩，撩撥著我的情慾。我一個「回馬槍」，她又嬌嗲地把我推開。

羨昕亦爭相向我擠乳：「愷文呀，不如我地行咯。」我紳士地讓她繞住我手臂。

她們四人在我們中五級並稱「四大美人」，梓桐最有樣貌，逸晴最有身材。我身邊的女人，都是美女，更何況是我的女人！

「伍愷文！」

我走入學校不久，訓導主任黃主任便走向我們。她是名微胖，身高156的中年未婚女人。走在我們面前，才到鼻頭左右。她老是喜歡捉學生儀容，不過沒人在意過。

「妳條校裙呢？」她指着我的校褲嚷着。

「黃主任……」我帶點輕佻的面容，手插褲袋，走向她。我用手指抬起了她的下巴，凝望著她。她呆了。

「妳個妝花左，應間開學禮比嘉賓睇到，就吾好啦，可？」我裝情深，她立刻掏出手機對鏡。我舉舉手，4條Queen便緊隨我上禮堂去。

1.2

禮堂坐了半级同學，已經比上年多了。但見賀嘉善坐在尾排，書包佔足五個位置給我，向我招手。我與4條Queen便上前去坐。校長正在致訓詞。

「...我們徐仁海中學，即使系家長、旁人眼中系一間band3 ,但banding
吾重要，最重要系你地將來成為一個咩人.....」

賀嘉善，樣貌身材亦不遜於「四大美人」。有雙會發電的雙眼皮、長睫毛的大眼，總是嬌聲嗲氣。由中一便認識她，與她感情超出知己。我未見過她拍拖，但大概從這位好朋友口中猜到她喜歡的是劉熙吧？

「伍愷文，有冇掛住人地啫？」她抽住我的衣領，用她一貫嬌嗲的腔調。

「衰鬼，琴日又話我黑人憎？」我烘近她左耳，跟她說甜話。

「系丫，妳好黑人憎。」

我跟她咬耳仔：「我愛妳。」

「算妳啦。」她高傲地推開我。再對我說：「內幕消息，今日有五個新老師上場。四個教初中，一個會做5A maths 老師。」

「有戲睇！」身為5A班一員，有新人到，怎可錯過？

「喂，據聞佢系令女黎，妳捨得咩？」

「...接下來，我會同大家介紹今年既新老師.....」校長訓詞没人會放在心上，但新老師，誰也有興趣。

「...最後一位，系袁芷菁老師，將任教5A班maths。大家鼓掌歡迎各位新老師加入.....」但見校長指著那位miss yuen,
眉清目秀，一副清純又有霸氣的樣子，與我身高相約，第一眼便吸引了我。心想：miss yuen,
妳吾洗指意飛出我五指山。

開學禮完畢便放小息。我們級今年又走了幾位同學，有一個跟黑社會去傷人判了刑；有些寧可去工作不升學；有個轉行做妓女，還叫我多多光顧。男少女多的情況，顯然更嚴重。

「愷文哥～」在走廊走著，那個一向不滿我美女如雲的全級第一，歐陽朗，迎面藐視我。他是一個千度近視，比我矮2cm(164),平凡容貌的自大狂，一直看低我只屈居全级第二。

「據聞miss yuen 系個好harsh,又cool 既老師。以某d人既maths
未到合格既成績，睇黎，吾可能好似以前甘求其過关。」他一副傲慢無禮的表情，從來只與我文鬥，甚至不屑其他人的存在。

「哦，系咩？甘你小心d。」我輕佻依舊，冷待他的說話，瀟灑不羈地走開。

不過這一句，我對miss yuen 便更有興趣了。

1.3

「師父～後排靠窗角落既兩個位，留左比妳喇～」他是位相貌堂堂但非常害羞的男生，溫國恆，拜我為師已一年，同為5A班。他真的不錯，是個講義氣的傢伙，偏偏沒有女生看上他。

回到課室，4A升5A的廿多個舊同學已在準備機矣。A班出名全級最團結，最沒分化。

「伍愷文！」賀嘉善雙手交疊在胸前，高八度的語氣在我身後嚷向我。

「點丫令女？」我和國恆也在教師桌前卻了步，顧盼著她。

「得兩個位，我坐邊丫？」她咬住下唇。

「有冇人話過比妳聽，妳嬲果個樣好可愛丫？」

「吾可愛啊！同妳個梓桐坐吾洗理我啦可？」

「原來妳都會呷醋架？哦，我又吾系某d人成日講果種陽光可愛型帥B。」其實我刻意要佔那兩個位，就是知道劉熙會坐在我們前一個靠窗位，而嘉善又喜歡劉熙這種女仔。她在我心中又怎可能輕過我的女人？

這個眼淺的賀嘉善又含住泡水汪汪的淚花睥視我。我被逗趣而笑，她則鼓著腮。我牽著她的手，把她拉到劉熙身後的位置，按她於椅子上。

「位系為妳準備既，我坐妳隔離。滿意既話，我去搵梓桐喇。」她對我冷笑，拍了我臀部一下。

叮噹叮當...

安頓好梓桐，乘上課鐘剛响便到洗手間「蛇」一會。

「愷文。」一進去，便看見了羨昕在我跟前。她身為四大美人之一，樣貌比較清秀和成熟，與我身高相約。還記得當初她封過我做「帥美人」，而且，她真的很迷戀我對她的浪漫。

「琴晚，舒吾舒服丫？」我從後繞住她腰，在她耳背低聲著。

「間酒店就一般啦，不過妳呢就.....」她連語調也像成熟的果實。

我偷吻她的耳珠：「今個星期六有流星雨睇，不如我地去西貢沙灘.....」

她對準我唇瓣就吻下去，把我迫貼牆上。交纏了一會，忽然聽見腳步聲漸近，立刻就分開了，但目光仍在短距離間對望著。

1.4

進來的，是miss yuen。她向我流露出一種羨慕又奇異的目光，霸氣地震懾了我們一下，冷酷地走入廁格。她倒是大美人，而且經「閱女無數」的我一望，倒認為她有36D,25,35。目標：一個月內把她吃乾淨。離開洗手間前，我放下了一些東西……

回到課室，其他人不是在玩，就是在睡或吃；而那個賀嘉善相信也很高興地與劉熙聊了一整堂。我們和劉熙交了一年朋友，嘉善對她就是主動進攻。劉熙是個乖乖女，只因家境不好，她要照顧婆婆，所以只可念這所學校。她從未跌出全級頭五名。相比賀嘉善，賀嘉善父親是一個黑白兩道的生意人，母親是她父親的大律師，家境相當富裕。

「劉熙，最近有套電影新上畫，叫<你愛我嗎>，不如，今日放學一齊去睇？」我回座位聽到了賀嘉善的第一句。

「嗯，今日可以呀！」

「今日吾洗買餸溫書咩？」我雙手置後腦勺，雙腳交疊置桌上，搖著椅傲慢地與劉熙開玩笑。

「伍愷文！」賀嘉善推了我一下，我笑着推她一下。她皺住口鼻向我扮鬼臉，我烘近她向她拉眼皮吐舌頭。

「死輕佻鬼！」

「死姣婆！」

十一時多，沒吃早餐的我胃痛老毛病發作。賀嘉善掏出了一個午餐盒份量的麵包布甸放在桌上，用那種不經意的態度說：「唉，琴晚肯定系有人同囡囡搞野搞左成晚，今朝又吾食早餐啦～」

我立刻像餓鬼一樣，一下子把盒也舔乾淨。「又吾顧下自己儀容，系整比妳架啦，方死有人同妳爭咩？」她溫柔漫罵的作風不改。我也輕佻依舊：「話吾定系比型B架呢。」

「甘吾好食囉。」

「好丫。」

Miss yuen 此時從門口進來。坐門口的魔鬼仔開始操控機关。他拉拉窗簾的繩，一盤冰水從門上瀉下，miss yuen及時張開雨傘。有份整人佈陣的人見狀，不禁繼續攻勢，拉拉腳下的繩，無數粉從天而降，miss yuen旋轉着雨傘，把粉散到前排同學的臉，無驚無險走到教師桌。

「好喇，上堂。」

黑板、粉筆也是濕的，座椅亦是雙面膠紙。miss yuen 一概不碰的舉動令眾伙伴驚訝。miss yuen 選擇用冷酷中帶感謝的眼神回敬我。

「今日吾教書住，先做summerise……」她捧住教科書在班房走動着。

「點丫溝女王，睇中左miss yuen呀？」賀嘉善與我的默契不得不承認簡直是一流。

「睇戲啦～」

「今年有修模組一的同學，會接觸統計學……」Miss yuen走在我們這行的走廊。走到我前兩個位置，我爽快地放了一塊蕉皮。毫無預警之下，她踩中蕉皮滑向前。我立刻在她跟前，把她擁在懷中扶住她。

「Miss yuen,妳冇事嘛？」我情深款款地與她近距離互望。全班也深明我在溝女。miss yuen含羞答答，滿面通紅。這刻，我知道她不是「直」的。

1.5

「好，冇野，繼續上堂。」之後，她在我耳邊低聲加一句：「伍愷文，今日放學黎搵我。」這麼聰明的她，我一早做好資料搜集，不知道她又是否了解我？

叮噹叮當。

但見賀嘉善與劉熙一起離開課室，我立刻上前破壞一下，並肩而行。「點丫？陣間食埋晚飯甘？定直落埋宵夜丫？」我打岔，繞若她倆的肩。

「都吾會有妳份丫伍愷文～」

「哦，系咩？我佳人有約喇，妳遲左少少喇賀嘉善～」

到了教員室，我與她倆道別，賀嘉善只是望上我一眼，仿佛有種想我留下的感覺，便走了。我望了她背影一眼，亦找miss yuen去。

「May I speak to miss yuen?」

她走出來，與我走到小食部附近的椅子坐下。

「今日，多謝妳。」她一來便先說客套話。

「Miss yuen
妳搵我，吾會只系得句多謝嘛？」我烘近她。她的微笑有點奸狡。仿佛知道什麼內情但又刻意不道出口。

「冇丫，我知道妳數學成績差，但其他科目都考得出色。我打算幫妳補一下，就當答謝妳幫我系5A立左個下馬威。」

「私補就算？少左d喎。」這個袁芷菁，今年25，4個月前毅然由band1名校辭工，来到徐仁海。直覺告訴我，她是有目的。

「系甘，妳想點？」

「比個機會我，同妳行街睇戲食飯？」

她笑起來很甜美，道：「睇下點。」便回到教員室去。

「三個六呀……開！」「老細，你又輸左喇……」「飲！……」……我走入一家位于旺角的酒吧。

「文少。」一名高大、身材健碩的三十出頭男人走向我。

「冷爆，洪爺呢？」冷爆，是我和阿爸的跟得助手，亦是全港最大社團「二龍生」的二路元帥。

「洪爺同賀老闆飲緊酒，我帶妳去。」

「文少丫，做咩甘耐冇黎幫襯人地啫？」吧女阿may把我貼到牆上，用手指我挑逗我。

「愷文？」爸從VIP房出來，我立刻上前：「爸，賀uncle。」

也許我解釋一下，除了樣貌性格，吸引美女們的就是我的財勢。不過，除了賀嘉善，沒有人知道我真正的背景。學校表格，父親職業填商人，母親職業填無業。現實上，爸是「二龍生」的坐館，媽是香港「金融大鱷」，替爸將錢「洗乾淨」；財勢比賀嘉善更雄厚。但我從來只當名隱世少爺，間中花錢逗逗我的女人就好。

「我叫埋嘉善黎，今晚就一齊食餐飯，好嘛洪生？」

「當然啦！」

面對兩個江湖要人，我即使不想賀uncle破壞嘉善和劉熙，也沒地位開口。始終，我和嘉善也是獨女，有權也有責。

1.6

「賀老闆，洪爺，貴賓房已經準備左。今日d溏心鮑好靚，上六客鮑同翅比各位先。」我們進入某家酒樓，經理親自上前招呼。一班兄弟跟隨著我和爸，有守在酒樓門口，亦有守在貴賓廳外，包括了冷爆。

「同我開兩支lafit～」賀老闆將兩疊厚鈔遞給經理。

「系既賀老闆。」

此時，嘉善亦穿着校服，與賀太、媽一起趕至。

「爹哋，伍uncle~」她坐到我身旁。有她在旁，我特別自在。

「妳同劉熙有冇進展丫？」我跟她咬耳仔。

「後日佢生日，佢約左我放學去溜冰～」她擺出副「得米」的嘴臉。我捏住她兩邊臉蛋，傲世的樣子說：「米發晒姣甘啦，冇黎貴格。等妳個B神，反客為主，知吾知？」

「佢傻瓜黎架，又吾系果d溝女吾眨眼既人～」她溫柔地撥開我的手。

餸菜到了，爸舉杯，道：「黎，我地干杯！順便慶祝新合作順利！」

「干杯！」爸與賀uncle是老相好，中一認識嘉善時，才知道我們兩家人的淵玄。

我和嘉善也有喝酒,而且三杯之後，已略有醉意。不過進餐前，我致電了給逸晴，要她來接我。區逸情，四大美人身材最棒的，每星期有兩晚，我會跟她.....與她之間，可以談得上有性無愛。

「妳有4條queen, 仲...溝miss yuen？」飯後，我與她在爸的酒吧邊喝邊聊。

「我同4條queen, 不嬲各取所需～ 惠珊中意我既財勢，逸晴要sex,
羨昕要浪漫，梓桐要我保護。that is like, not love~其他女人，明知我系玩家都受溝～至於miss yuen,我真心諗過同佢發展架。」

「妳確實系個花心玩家、少爺仔.....但偏偏好charm。」她苦笑，呷了一口雞尾酒。

「最衰...我吾系又陽光又可愛既短髮妹，否則...我食硬妳。」最後四字，我刻意繞著她肩，烘近她，低聲道出。

「系米丫？」她輕輕的說。我和她，短距離間對望著，醉意令我失魄。對著她，如此心動，又如此的不同。感性與理性對沖，亂性馬匹在草原左奔右騰。是多久，沒與她把酒當歌，從未；是何夕，我用理性壓住情感。

她主動吻向我，唇瓣亦抖出她情義的掙扎，喘息著。我手指在她乳頭擺動的節奏，由不敢挑撥那害羞草，變成了加速。我和她，避不過情慾，但又很想克制。我一手把她牽出酒吧，一心想帶她上酒店。誰料正好撞破來接我的逸晴，慾火一下子撲小了，好讓自己清醒。

「愷文，嘉善。」我鬆脱了嘉善的手，任由逸晴吻逗我。我顧了嘉善一眼，她牽強地微笑。

我讓逸晴等一等。對嘉善說：「妳...飲左酒，自己番去有d危險。洗吾洗我送妳？」

「平時慣左喇。逸晴等緊妳。」

我立刻為她截一輛計程車，送她上車。

「番到去wtsp我。」我目送著她。她沒什麼反應就打算关車門，我頓時變得失落。忽然她又打開了車門，我立刻上前，她只是淡然地說：「吾食早餐傷身架。」

車開走的一剎，逸晴從後抱住我，靠在我背上：「聽朝我要同妳一齊番。」我默然不語，微微回首，目送賀嘉善的計程車駛走。

1.7

我到底有什麼要苦惱？我一向瀟灑不羈風流倜儻，奈她一個賀嘉善不成嗎？

「今晚，人地要妳，欲仙欲死丫～」區逸晴蛇一般地擺動自己的身體，從洗手間走向坐在床邊的我，邊搖著走邊把上衣脱去，用著那種誘哄的語氣和極姣的神色。

她的手指在我衣服上打轉，與我來一遍法式濕吻，美腿在我腰臀間摸擦，但我偏偏在想著賀嘉善。她把燈光都关上，剩下枱頭燈仍亮起。這種氣氛，加上剛到頂峰的醉意，搖搖晃晃的我躺臥床上。

「愷文～」

「嘉善？」我仿佛看到賀嘉善壓在我身上，剩下胸圍的她向我擠出長長的事業線，向我撒嬌。

我二話不說，把她反壓在床上，與她先來一轉激吻。她為我脱去衣物，引導我對她白滑的肌膚愛撫。我輕輕的為她解開胸罩的扣，由她嬌嫩的背部摸到她誘人的巨峰；不止，另一邊同時對她擺動的臀腿下手，外內進迫，刻意在她敏感的地方多逗留和徘徊。

「嗯...伍愷文...呀～～妳好衰架.....」

我把最靈活的小東西，在她最敏感的地方搔弄著。她扭動著腰肢，抓住我的背部。我感覺到潮汐浪濤的拍子，便刻意替她的山峰加入樂韻。「嗯...嗯...嗯...到了...到了.....」她那悦耳的吟歡，一下下擦在我身軀的灼，令我渾身是勁。

「甘快丫？」一股暖流流出來，我用流液再次撥弄她的小菊。

「啊～～～～～」面紅耳赤的她一下子攤軟了.....

頭痛啟示了酒醒，我知道我身旁的是逸晴，但心中有道不盡的落失。一看，已經七時，身上和衣服上仍有抹不掉逸晴遺下的香水味。

「天要說話讓清風再吹，夢要堅持我總得後退.....」我手機响起<究竟海有幾深>的聆聲。我和嘉善都是張智霖的小粉絲，還記得三年前，我花了一個夜宵與她排隊買演唱票，我問她:「點解要親自買？」她竟傻呼呼地答：「甘樣，妳果日死都會死過去嘛。」

聆聲將熟睡的逸晴也喚醒。「愷文？」梓桐致電給我。「做咩丫？」我下床，到一隅聽電話。「呀超～妳下午可以過黎嗎？」聽到她有點感冒的語氣，我擔心地問：「梓桐，妳病左？好，下午的課我吾上，我過來吧。」「嗯～知道。」「妳休息下先啦，傻女。食d藥。」「好啦。講愛我～」「我愛妳～」補上一個吻便掛線。

逸情從後抱住我。「做咩丫？」我捉住她的手。「冇丫。」她傻傻地笑。「番學喇。」

1.8

我入到校門，胃就痛起來。這個老毛病，總是經常拜訪我。回到座位，我只能有氣無力地攤軟著。

賀嘉善把一份自製的奶醬三文治放在我桌，我二話不說將三文治吃光。「明知自己會胃痛都吾食早餐。」她掏出一瓶暖牛奶。我不禁邊喝邊暗忖着她的細心，昨夜喝過酒，奶就正正是治胃的好東西。

自昨天的約會，劉熙跟她多了不少密聊。小息我也故意走開，好讓她倆獨處。

「伍愷文。」

「Miss yuen?」在地下教員室被miss yuen叫住了。

「聽日起逢三、五放學補數，妳得吾得？」

「不如六、日？」我在她耳邊輕輕說。

「都吾洗番。」看她嘴角含春，看來她對我有感覺。

「可以系戲院啦、餐廳啦、海旁補數，岩吾岩丫miss yuen?」

「聽日放學，教員室門口等我。」她裝冷靜，回到教員室去。

「Yes~」

回課室時，碰上了向我撒嬌的惠珊。「愷文丫~」

「珊bb~做咩丫？」

「人地好耐冇驚喜喇~」她伏在我胸膛。

「睇中咩丫又？」

「飛乜雞毛限量版。」她氣笑了我。她又給我一張酒店房卡，低聲說：「今晚8點半見。」

嘉善路過，望了我們一眼，我的目光隨她而走著。如果今夜在房內的是她，那多好。

1.9

今日是劉熙生日。昨夜與惠珊大戰三百回合，又要照顧梓桐，實在身心俱疲；但我未有忘了要替賀嘉善追女仔。

「劉熙，生日快樂！呢d酒心朱古力系我親手整架。」賀嘉善將一個心形包裝盒送給她。賀嘉善一向是個甜品高手，中西亦難不過她。

「嘉善，多謝妳。」她倆互望的神色，令我盟生醋意。

乘劉熙上了洗手間，我將資料告訴嘉善：「西九溜冰場我包起左3～5pm時段，另外仲有four season 既dinner buffet, 都系用我中文名同電話冧把~氣氛我set好左，u will know the surprise later on~」我向她單眼，她在我臉頰留了一個吻。「仲有……」我淡然地補一句，將兩張酒店房卡放在她桌上：「可能用得著。」只見她害羞起來，我只好苦笑。

「好準時喎伍同學。」miss yuen今日比平時穿得特別性感，應該是放學後在更衣室換的。低胸黑色蕾絲背心連身短短短裙，基本上臀部以下一覽無遺，還有D cup夾出的線條美。

「Miss yuen, 妳……好sexy~」我越說越輕聲，目不轉睛地盯緊她的胸，吞了吞口水。這不正是惹人犯罪麼？心想：伍愷文，有食吾食，罪大惡極丫。

下一秒，我已被她胸襲，用上那種把我秒殺的眼眸，婉若地說：「伍愷文，妳溝女王既大名我聽吾少，點丫？去邊度補數？」真的猜不到這個miss yuen表面juicy，內裡sexy。我把她迫在牆上，一手按著牆，烘近她說：「去浪漫地補數～」

我們的確有補數，不過去了添馬公園草坪、中環海濱及IFC mall。miss yuen確是我心中的一杯茶，而且誰不喜歡成熟的姐姐？但除了想上她，我竟沒有與她發展下去的衝動；但要我多一條queen, 我絕對樂意！

而最奇怪是，她仿佛是知道我是個有錢的黑道少爺，看來她的確做足功課。

我訂了four season dinner buffet, 為了食花生看看賀嘉善。這個晚上，連食材也是我精心安排的，牛排、羊架也是心型，live band吹奏的都是情歌，還有刺激情慾的香薰。

「哇！」miss yuen凝望著窗外，幾百個心型氣球升上半空，吸引食客的目光。那是我為她倆準備的。

「妳睇下人地幾浪漫。」miss yuen呷著紅酒。「乜miss 妳都中意浪漫架咩？」我輕佻地回應。我啪一啪手指，一束玫瑰送到她面前。她嗅一嗅花香，柔情地笑一笑。

但見賀嘉善和劉熙的氣氛相當曖昧，雙方也掛上陶醉的笑容。只要我那位地位超然的好朋友開心，就

算拚了命，我也心甘情願。

Miss yuen
的酒量比我還要淺，兩三下便倒在我懷裏。她嬌豔欲滴的山峯在我身軀上，令我倍感灼熱；還有那雙教我不能不摸下去的美腿。乘的士送她回家時，她不斷吻逗我的頸窩和耳背；我扶在她腰間時，亦不禁推揉著她的36D。

扶她上樓的時候，我心裏一刻浮現出賀嘉善和劉熙在酒店房卿卿我我的情境，心著急了起來。眼前的她，又不斷刺激我思潮，令我著狂。

1.10

一看家具擺設，便知道Miss yuen
是個獨居的小女人。我把她扶到主人房的床上。臉蛋泛紅、醉意甚濃的她把我拉得與她鼻尖相貼，她軟綿綿的地方頂在我胸膛，令我害羞得滿面通紅。難道我還有借口反抗？

我還未有回神，她唇片已經與我糾纏著，那溫暖的口腔和進迫的舌尖使我享受得很。我毫不猶豫地將她脱光。天呀，難過中六合彩既小粉紅。36，25，35，就曝露在我面前。我的萬用金手指已經耐不住要登場，誓她欲仙欲死。金手指「碰壁」無數，但這次，我倒有種沉重之感。miss yuen
的第一次，我就要取去嗎？總是覺得有點不夠理直氣壯。但，是她先挑逗我啊，又怎會是我的責任呢？

「天要說話讓清風再吹，夢要堅持我總得後退……」手機怎麼偏偏响來，我下次倒要把她关掉！

「邊位丫？」我走出客廳接電話，很不耐煩。「我地系four season hotel
打黎。頭先小姐book左dinner
buffet既，有部手機留左係個位到，方吾方便黎拎番？」我立刻問：「系米iPhone6?」「系丫。」唉，她倆個醉貓，特別是那個冒失鬼賀嘉善，連手機也可以遺下！「好，我依家黎。」

我回到她的房間，看到她已經徹底醉倒，甜甜地熟睡著。賀嘉善！吾系妳，我上左佢喇！唉，算啦。我替她蓋好被子，準備了水、毛巾、衣物放在她身旁，便離開了。

拿到手機，我便想乘機看看她在不在酒店房。

鈴…鈴…

沒有應門。

咯咯咯咯……

我聽見房內有微弱的撐被聲音，臉色就難看了。心想：吾系真系搞緊丫嘛？就在此剎，我變得心急如焚，矛盾得快瘋掉。

咯咯咯咯咯……「賀嘉善！賀嘉善快出來！賀嘉善！……」我邊敲邊嚷著。要是嘉善跟劉熙真的…我怎麼了？不是值得高興嗎？怎麼在酸著了……我正想把門踢開，門就打開了。劉熙眼也撐不開，晃著腦袋一臉酒醉地靠在牆上。

「嘉善呢？」我在房間內四尋。床沒有人，洗手間亦沒有人。「嘉善呢？」我在喘息著，嘗試冷靜，但自己也有少少醉意，無法控制情緒。

「吾知丫……我醒醒地…已經响呢度……」她搖曳回到床上。

「妳有冇搞錯丫？妳由得佢一個女仔吾知去左邊？妳知吾知一個女仔甘夜系街好危險架？邊個叫妳飲得甘醉丫？妳身為佢…朋友妳可吾可以醒少少？如果佢有d咩事，妳咩吾咩得起？我……」我一口氣激罵了一堆東西，擔心得站不安。劉熙已完全醉倒了，滾了到地上。但話未說完，我感覺到門口站個人，便往房門朝去。只見嘉善呆如木雞地看著我。我立刻舒了口氣。

「我本身諗住番黎睇下手機系咪留低左响度……」

我掏出她的手機遞給她，冷冷地說：「妳漏在系buffet果度，我拎上黎比妳。」

「冒昧喇。」我走向門口，對她微笑，便擦身打算離開。

她頓然捉住我手臂，把我狠狠地拉向她，把唇和鼻尖與我硬碰。我把她迫在房門上，毫不猶豫地吻向她，她亦繞住我腰，享受著與我濕吻。

我火燙得渾身是勁，把襯衫脱下抛開，然後把她壓在床上，與她邊脱邊吻。心跳不斷加速，那種感覺很溫暖，亦很安全；是激情，也是信任。我的手摸到她的小花瓣位置。

「啊～～……」劉熙一下醉酒的呻吟，把我們停住了。我與嘉善心動的對望，我覺得自己真的愛上她。

「sorry。」我立刻穿回衣物，匆忙離開了。

1.11

伍愷文呀伍愷文，賀嘉善系妳既好知己，吾好有非份之想啊！妳自己知自己事，妳個player，妳可以比到安全感佢咩？妳肯負責任照顧佢一世咩？就系佢同妳甘FD, 妳更加吾應該累佢嘛……

晴空萬里的星期天，星期五發生的事情我不敢上心，今日既然約了一眾朋友同學們約二十二人開船P, 就要盡慶。嘉善，4條queen, 劉熙和唯一被我邀請的老師miss yuen
也在。這條遊艇是爸三年前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包管理費。

「Sex on the beach~ enjoy it my ladies~~」我放下七杯雞尾酒，然後去招呼其他人。miss yuen穿了白色背心和熱褲，散著長髮。而嘉善則穿了Tshirt熱褲，綁了個小髻。

「愷文。」miss yuen
乘我招呼客人之際，從後擁著我，仿佛要向其他人宣示主權。到底那夜她中了我什麼毒，對我這麼死心塌地？

「一早就知溝女王搞掂左miss yuen
啦！」「文少吾怕4條queen嬲咩？」「佢話過4條queen系四夫人嘛，甘miss yuen
米皇后娘娘囉。皇上英明！」……miss yuen
笑得甜絲絲，我則被這幫傢伙氣笑了。我看到嘉善對我微笑，心裏酸一酸，我刻意了吻向miss yuen, 但她還是沒反應，更裝作看不見，與劉熙聊天。只見劉熙對她說了些什麼，便牽著她走去船頭。我想跟去，但我沒有。

他們在裡面開派對玩遊戲；我走出船頭摸杯底，坐著望海。

「睇住妳個皇后娘娘丫，班衰仔灌醉緊佢。」賀嘉善坐到我身邊，伴在我左右。

「甘米好囉，芷菁同佢地打成一片。」我呷一口酒，再裝作一如平常的輕佻，問：「喂，我出左甘多力，妳ko左妳個劉熙未先？」

「佢頭先問我，想吾想做佢女朋友……」她異常平靜，再說：「我答佢，我想考慮下。佢話等我。」

「甘米好囉！仲有咩要諗啊？」我輕輕推了她一下，擺出替她高興的臉孔。心頭卻如插上千把刀，滲在鹽水中。

「甘，妳會同miss yuen 發展？」她苦笑著。我回她一個微笑，便把酒干下。

「黎啦，我地飲番杯。」我斟了兩杯，遞給她。「乾杯！」

船P完了，我便趕去通宵排隊買兩個月後的張智霖演唱會門票。三年前，我被她拉來排隊……

「賀嘉善，我叫兄弟們排，或者索性買黃牛飛。做乜要搵我笨丫？」

「自己買，妳到時幾吾得閒都會黎丫！」她用那種高八度嬌滴的語氣，繞著我手臂。

買票時，她對職員說：「中間既中間排既飛兩張，吾該。」

「人地排通頂為左買頭位，妳……」我被她氣上心頭。

「吾識貨！呢兩個位音質最好丫！知吾知咩系音波干涉(sound interference)……」……

「小姐，想買咩位？」臨天光，售票處提早開門。

「中間中間排…呢兩個位。系…吾該！」

1.12

「愷文哥！」一進校門就遇上那個囂張跋扈的歐陽朗。

「唉呀愷文哥，睇妳副計甘殘，個眼袋甘深，都系吾記得今日全級既數學測驗喇！我有時覺得，無敵，真系好lonely~」他那種語氣，誰都想打他。但捱了個通宵，我可不會管他。

「有本事既，出年DSE做狀元。吾好自打嘴巴喎。」我輕佻地回他一句，便走在他前面。

回到課室，我看到剛回來、同樣帶著黑眼圈的劉熙。一坐下，我的胃痛又發作。

只見劉熙手持兩張很面善的門票，對賀嘉善說：「嘉善，我買左妳中意既張智霖演唱會門票，排左成晚通宵，買到前排。我想約妳去睇。」我呆滯了，摸摸口袋的門票，默然不語。賀嘉善望了我一眼，我風趣地取笑她說：「恨到啦賀大小姐！」她留意到我撫住胃，從書包掏出一盒吞拿魚沙律，淡然地笑著遞給我。

「劉熙排左成晚，肯定冇食早餐啦，仲吾比人地試妳手勢？我食左早餐喇。依家去搵芷菁補補數。...enjoy~」我輕輕的說，最後一個字刻意壓低而且語氣鬼馬。我撐住胃痛走去地下層。

「伍愷文。」走到教員室門外，miss yuen 正好看見我。

「Miss yuen?」

她拉了我入會議室，掏出一盒葡汁魚蛋給我。「岩喇，我冇食早餐。」

「我整架，妳試下。」

「哇，好正！」她的手勢比賀嘉善更正。「原來妳系隱世高手！」

「早知妳冇食早餐，我整多d正野妳食。」她烘近我，我取笑她。

「應間個test, 我上次tip比妳既範圍背左未？出果d。」她壓低聲線，在我耳邊說。

「竟然？!」我傻笑，再說：「原來band1老師都會幫人出貓？」

「冇，依家又未打上堂鐘，我系用妳女人既身份幫妳tip題。」她貼近我的鼻尖，唇瓣碰觸了。

「等我收工。」她溫柔地為我整理校服的衣領，柔情萬千地正面凝望著我。

「好丫。」我輕撫她放在我胸膛的手，被她吸住了魂魄，溫柔地回她一句。

1.13

我將兩張門票放在網上售賣。妳可以說我「冇用」，但從來，只要是我喜歡的女人我就毫不避諱地追求；唯獨是賀嘉善。

「嘉善，街口開左間cafe,
不如放學去試下？」劉熙的攻勢密密來，我心中有多少怒火，口中總是裝作平常，面也不改色。沒法子，嘉善老是留意我的反應。

「好丫。」她的回應刻意添上一點酸味，顯然是失落過後的回應。那一刻我真的想阻止，卻選擇別過臉，迴避她對我的睥睨。

「各位同學，你地有三十分鐘時間測驗。可以開始。」miss yuen向我單眼。

我用了十五分鐘，把答案都背上去。

咯咯。

「Miss
yuen，阻阻妳。」校務處職員敲門進來，嚷道：「伍愷文同學，有個急電搵妳。」我只好提早交卷，跑到地下層校務處去。

「文少！」冷爆的語氣很重很速，令我急起來。「我同洪爺比喪七堂口既人圍住系太陽工廈五樓～我好辛苦先搵機會收到線絡打到個電話。幫手...call馬...快！再傾。」我二話不說，立刻撲出校門。同時打電話給「二龍生」的白紙扇，call馬與我一起去救我爸。

「文少。」其中一位「白紙扇」把一把SIG
p250手槍給我旁身，便一起走進工廈。入去之前，我send
了個WhatsApp給劉熙：「替我好好照顧賀嘉善。～10：45」

「包抄佢地。call定差佬，整幾包粉(白粉)佢歎下。」

「系既文少。」他說，「兄弟，做野。」

我在五樓的一隅，獨自躲起來。

「洪爺！冷爆！」喪七和一班手足將他們困在停車場一角，在講什麼數。

1.14

喪七，是第三大社團「新王樂」的二路元帥，一向針對我們「二龍生」。唯一，他會給面子游走兩道的「米飯班主」賀老闆。上次他們走貨被警察「斷正」，矛頭直指我們，今日，怕是來找悔氣。

「洪爺，你真系好吾比面我地。」

「喪七，單野又吾系我地做，你想點丫？」爸和他對著坐，很有殺氣。

「你拋我呀？我比面賀老闆，先叫你聲洪爺。」他站起來，他的一眾手足也出來包圍他們。

「我都比面你，先叫你聲喪七。」冷爆一站起，我們一眾兄弟立刻包圍他們。

「文少！」我走到爸身後，對着喪七擺出不屑的樣子。

「將個女養到成個仔甘，洪爺你真系把炮！甘叻仔既文少，邊個吾識丫？連賀老闆個千金都敢搞到上床.....」喪七的囂張我倒氣上心頭。他還未說完，我便走到他面前用槍對準他的額。所有兄弟也提起刀棍戒備。喪七只是看著我，繼續囂張。

「愷文，不得無禮。」爸走到我身旁，拍拍我持槍的手臂。但我始終不順氣，未肯放下槍。

「文少夠po,
我中意！」喪七直話直說：「洪爺，甘我d貨？」此時，一個兄弟拿了些東西給冷爆。冷爆拆開，正面就拍向喪七，說：「高純度正野，益左你啦！」喪七一臉白粉，七竅生煙，舉起手指，眾兄弟們就開始「互片」。

「爸，你走先，我call 左差佬。」我和冷爆送走洪爺同時，阻止想離開的喪七。

刀光劍影，喪七想趁亂搶走我的槍，勾中我小腹兩拳。冷爆立刻向他踢了數腳與他大打出手。其他兄弟則在停車場大開殺界，斬一兩刀，血就一點點滴濺到車窗。

「伍愷文！」我看到賀嘉善從一個小側門跑向我。

「妳過黎做乜野丫？」我氣得半死。但見他們把槍都搶得拋到樓下去，喪七忽然掏出一把薄匕首，想對冷爆不利。我也管不了嘉善，立刻拉開喪七，並窩了他數拳。

「伍愷文，我睇到妳比劉熙個msg，妳以為自己系邊個丫？」她走到一條近我們的主力柱，一臉憂心而且雙眸含淚，語氣重得令我驚訝。

「关妳咩事丫？」我邊與他們糾纏，邊大罵她。

「甘我中意邊個有关妳咩事丫？邊個照顧我又关妳咩事丫？」

喪七和冷爆在糾纏之際撞開了我，雙方手持匕首爭前恐後，首尖左右晃動。

「冷爆哥，差佬到。」我們兄弟早已走了大半，喪七堂口的人亦非傷則處下風。冷爆聽見了，立刻推

開喪七。喪七一下多出了很多無情力，連同匕首向前仆了數步，嘉善正好在他前方數步。

「差人。米郁！」腳步聲漸近，喪七顯然不收步。我立刻擋在賀嘉善面前，並正面雙手與喪七持住匕首柄。但他力度太大，一下插中了我右小腹。警察正好看見，而且持槍包圍我們和餘下十數名兄弟。

「伍愷文！」「文少！」冷爆和嘉善同步嚷道。我這刻，的確明白刀峰的利。一股灼熱滿身，血從嘴角像湧流吐出；喪七目瞪口呆，抖著放手。警察們立刻上前，冷爆便配合說：「系我報警既。」

「冷爆哥都會搵我地幫拖？不過多謝合作。」三合會調查隊總督察謝sir帶隊，將喪七鎖上手扣，道：「你涉嫌傷人，非法集結及摳鬥……」他用手指抹一下喪七臉上的白色，問：「咩黎架？」喪七苦笑。他嘗了一下，臉色大變說：「仲有藏毒。依家摳捕你……」

「救護車就到，妳等一等。」一名警員讓我靠著主力柱坐下。賀嘉善和冷爆坐在我旁邊，我小腹的傷口插著匕首亦流血不停，嘴角的血條徐徐落下，有點頭昏眼花。

1.15

賀嘉善臉色也變青，一手為我拭去嘴上血痕。她那種惹人憐惜、又帶憂心又帶顧忌但又好似有點生氣的眼眉神色，令我注目著。

「過黎做咩？妳知吾知呢度...好危險架.....」我緩緩地、辛苦地用盡每一口力氣吐出話來。我的手按住傷口附近位置，咯出血來。她的淚花禁不住劃下一道淚痕，把咽在喉嚨的淚也吞下，温暖的手緊握住我按於腹上的手，與我仿佛用眼睛吐出心底情感。

「做咩幫我擋刀？做咩劉熙好好照顧我？」她激氣的語氣，換來我的微笑不語。明明溫暖的話未有令我冰冷的身軀變暖，明明沒有醉倒卻越來越不清醒。

上了救護車之後，我就好似大醉一場一樣，斷了不知多久的片。心理學家認為，夢是反映著潛意識。我發了一場很長的夢，但這個夢真的令我不能言語，就是既有驚亦有喜。我跟4條queen玩完一王四后就各散東西；我跟miss yuen保持著一種不知算什麼的关系；我爸金盤洗手.....還有，有一場很華麗的婚禮，我看到賀嘉善穿上婚紗，打扮得很美很誘人。她對住不知哪兒，喊了一聲「老公」。忽然，一下光束把我抽離。

「嘉善！」我扎醒了過來，右小腹的傷口動一動也痛得我口鼻皺起。

「愷文。」賀嘉善竟然就坐在我床邊，立刻扶我半坐卧。現在是早上六時。「我去叫醫生。」我看到她一臉憔悴，掛著兩個黑眼袋，聲音也嘶啞了些，桌上放了一些食物等。我捉住她手腕，她很緊張地回個頭。

「嘉善，妳...成晚冇訓？」忽然醒一醒，我的感覺不太良好，而且，我仍在吸著純氧，胸前一片壓悶。

「妳琴晚十點先過危險期，一直昏迷到依家。伍uncle, 令嫻姐剛去了買早餐。miss yuen和4條queen昨夜訪了妳.....」她未說完，我便打岔：「甘妳呢？」

「傻啦，我地系好朋友。況且妳為我擋刀，我留幾耐有咩所謂。」她嫣然一笑，我心酸了一塊。她繼續說：「劉熙都有黎睇妳丫。佢好nice嘛，而且佢買左妳中意既.....」我不欲再呷醋，毅然脱下氧氣罩，一手把她拉近我，鼻尖也貼上了。

「夠膽妳繼續講。」我放輕語氣，輕佻地說道。我一直握住她手腕，互望一眼。

「放手丫！」她哽咽著。她的眼睛，為了我，腫了黑了；手腕也被我緊張的無情力弄红了，看得我心痛。我放了手，低頭歎口氣：「對吾住。」多輕佻也好，總是會為了她放下大男人的尊嚴。她又好似後悔我真的放了手，用不滿面對我。

「我去叫醫生。」她刻意補充一句：「幫我同伍uncle同令嫻姐講聲，劉熙约左我食早餐，我吾同佢地食喇。幫我吾該佢地。」

1.16

「愷文？」我回過神來時，醫生已檢查完畢，洪爺和令嫻姐已坐到我床邊。

醫生說幸好匕首夠簿，剛好未有傷及內臟等重要的地方，應該沒有後遺症。但仍需留院约一個多星期，出院後還要拆線洗傷口換蹦帶。

「爸、媽。」

「妳冇事就好喇。」爸一來就擁著我，我的衣襟也濕了。媽也撫摸著我手臂，安慰地笑了。他們視我如寶，我豈會不知？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講的還有義氣。

久違了的閒聊，談多久也不厭倦。

「愷文，有件事，我地要管。」聊著聊著，媽開門見山。爸也說：「妳平時點溝女，點花心我地都冇所謂。不過如果妳對賀老闆個女吾系認真既話，就吾好踩過界。我地吾想影響同賀老闆多年既知交关系。」

「喪七冇講錯，不過果次系意外黎架。我...我同賀嘉善，不嬲都只系好知交。我...」我反了反白眼，該說的話沒有好好道出，歎一口氣，無法再說下去。「得喇得喇。比我抖下先啦。」我趕了他們出私人病房外。

我那兩張門票找到了買家。我約了那人五天後醫院門口交收。

喪七被控數條罪名，暫時押戒監房待開庭。我們堂口與他們堂口就開始了互相「踩場」的日子。不過據聞「新王樂」坐館和叔父還未就事件表態。

數天來，來得最多的除了親人以外，就是miss yuen。我倒沒再看到賀嘉善，除了每早一起床，看到桌上有她親手弄的美食。我不知道我該如何。就是有幸活著，我更想珍惜她；但亦因是次，我害怕，所以我不該拖累她。我有多矛盾她不會知曉，我何嘗不想放膽去愛？但，沒有誰比我更不忍心用她做賭注。吾好再亂諗喇伍愷文，佢系妳好朋友，OK?

我準時提著門票赴約。卻只是看見賀嘉善在附近。她走向我。

「中間...中間排.....」她猶豫著。我與她同步說出：「張智霖演唱會。」我掏出門票，遞給她：「甘，我送比妳啦。」

我多口問一句：「妳吾系同劉熙去睇咩？佢為去妳買左前排。」

「妳果晚特登排飛，排完又放？」她迴避我的問題，反問我。

「我個FD吾得閒去，我都吾去喇。冇所謂啦！」我攤攤手。

「甘妳以為妳個FD吾得閒啫。」她站近我一步。我往下望，就是她的事業線和熱褲下的34寸長腿；往前望，就與她眼神對上。

「妳吾要我賣比第二個架喇。」

「妳真系甘想我同劉熙一齊...去咩？」她一副生氣模樣，我無奈地微笑著。「點解吾约我去丫？」她把門票狠狠向我，我依舊笑著。「妳系米中意袁芷菁？答我丫！」她不耐煩地推了我一下，我被生氣的她那樣子逗笑著，手插褲袋默然不語。我任由她發起小姐脾氣來。

她忽然冷靜起來，對我微笑道：「我帶妳去一個地方。」她牽著我手，說走就走。

1.17

像以前，她這樣牽著我的手，我根本不以為然。可能我就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還真把這種安全感當成必然的友情，理性地一早劃界，以為連曖昧也侵犯不了，誰知一個吻就動了真情的開关。

她把我帶到我第一次約她去玩的桌球室。還記得我那夜被很多美女圍觀，讚我的桌球技術，還有熱情地「溝我」。結果，明明是與賀嘉善的約會，只是交流了數句，當時是中一剛開學剛打算認識。

桌球室早上的人流很少，她二話不說就租了桌，把我拉到美式球桌前，遞我一支cue，說：「三年冇同妳玩，我要挑妳機！如果妳輸左，我問乜我叫妳做乜妳都要答要做。」

「就陪妳玩下。」我囂在語調中。多年來，她也未贏過我。她腹中賣什麼藥，也離不開要套我料。「一局定勝負啦。如果妳一cue清我袋，或者度數高過我，就當妳贏。妳開波。」她滿懷自信地接受了我「讓半臂」的打賭。

她打波，我看波。就是她那擦在球桌上的36C,
配上性感的打球姿勢，看得我入神。她留意到我的目光，望向我，我心思就亂了起來。我回過神來，桌上的單數球統統都不見了，只剩黑色八號未打；她又在何時，上衣只剩半截白色背心，還...還飛沙走珠。我色心起了，吞了吞口水，心都跳出身外了，手也想不乖了。36，26，36，這還得了？哎呀呀，忍啊伍愷文！哎呀呀，怎麼球室忽然都沒有人影了？只有那個玲瓏浮突性感尤物，賀，嘉，善。怎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局？還是我太著迷，被她「千」了也不知情？

撻。

她把「黑柴」pot了入洞，真的一cue清我袋。怎可能？她肯定乘我不留神，把球放入袋了，再包場，再.....清醒啊清醒！

她春情發蕩地走向我。Oh my
god~我本能地往後退，她就好似與我跳ChaCha一樣向前進迫。啊，我退無可退背部也碰牆了，她一隻右手撐在我左耳旁，發揮她「姣到核爆」的天賦將嚇呆了的我壁咚。她那雙挺立的軟綿綿，偏要磨在我胸膛。飛沙走珠黎誘惑我都算啦，仲要夾長條線彎低身，對腳sip埋入我大脾喇起勢磨，如果我企硬say no, 妳仲有咩絕招呀賀嘉善？

我與她，沒作半响。我吞了吞口水，目光只往左看，就是忍。就算我和她交響出比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快的心跳，也不會輕易破到我那道保護她的齒輪電子密碼鎖。她烘近我，我的眼珠轉到她臉上，完全地通電。

「伍愷文妳講，系米想我同劉熙一齊？」她認真地看著我，柔聲問。

1.18

「我...我.....」我害羞得臉紅口吃，掏出了那兩張門票再遞給她，道：「我果日...吾得閒。」她仿佛不想再迫我，低下頭。我咬住下唇，往門口走去。她忽然拉住我，把一張門票放入我手心：「希望到時見到果個系妳。」

「天要說話讓清風再.....」我掏出手機，卻未發現有來電。

「喂？」她接聽她的電話；我握住手機，微笑著把自己手機的聆聲換掉。「呢個天使花圈我訂左架啵！...所以呢？...甘又點丫？...」乘她對著手機大罵，我悄悄地離開了。

回到醫院，我看見miss yuen 坐在地上伏在我病床上，臉頰緋紅而且頗不清醒。

「芷菁？」渾身酒氣的她一下子整個人壓到我身上，吻向我。「做咩甘醉丫？」我嘗試推開她但不成功，反而被她壓在病床上，難以動彈。「呢道系醫院.....芷菁.....」她蛇一樣磨擦着我，更拉起自己的連身裙，捉住我的金手指，在天幕外慰籍她的小花。「妳.....做咩.....」我幾乎被她的唇片封住不能作响。我第一次有種被「霸王硬上弓」的不爽，腦海中就只有賀嘉善。

她舔了舔我手指，輕輕的褪下我和她之間的幕帳，提起我的金手指就用力鑽進去。「啊～～～好痛～～～嗯呀.....」我被她的舉動嚇得雙目睜獰，同時感到一股暖流沿著手指流下。破出曙光的山洞，還在緊緊繫箸我的傢伙，她一縮一放的，我臉頰也沾上她的幾點淚印。「啊.....嗯啊.....」她的吟歡仿若是在受酷刑一樣。

她終於捱不下去，在內面打了數轉就拉出。伏在我身上，大口大口地閉目喘息，眼角還黏住兩滴玉露。我的病床瞬間成為凶案現場，連我的褲頭也沾上了。今次水洗都吾清喇.....

我用我的辦法將醉倒的她送回家，把現場的殘局收拾好。收拾病房時，我在一個賀嘉善遺下的午餐盒底發現了一張寫上日文的收據，產品是「天使之什麼什麼」我只看懂「天使」二字還有「之」字的日文。會不會就是賀嘉善說的「天使花圈」呢？哇，花十萬yen下訂，真的值的？

錯過的好幾堂課，我也要在醫院力追。平時打天才波的我不是為了要打敗在我之上的歐陽朗，而是因為在我之下的劉熙。上次的maths測驗，我靠背答案取得滿分，成為全級最高分，然而劉熙以三分之差排第二，贏了歐陽朗。如果我敗給劉熙，我如何有勝過她的能力追求賀嘉善？也罷了，我會追賀嘉善嗎？總之，什麼戰場上也好，我不容許自己敗北，寧可讓出冠軍。讓冠軍.....可以嗎？

出院當日，我收到逸晴的電話。「寧願沒擁抱共你可到老.....」我換了<祝君好>作為聆聲。

「愷文，有件事，我地想同妳傾下。」她的語氣很異常。

「好。」

1.19

日薄西山，四大美人約了我在州際酒店海景房密聊。一進去，吸引我眼球的，除了是黃昏維港美景，前所未試的super king
size大床，還有穿上三點式的四位夫人。米住！點解甘似我個夢既？從來，因為怕她們互相妒忌，未試過一王四后。系米發生左咩事？

房間很有情調，我身上還沾著賀嘉善和袁芷菁的香水味，但已徹底被現場的催情香薰蓋過。她們真的性感到極點，若是以前的我，毫無疑問地會硬起，垂涎三尺地享受一王四后的晚上。現在，我面對令我翻雲覆雨的賀嘉善的攻勢也能保持定性，難道我會對任何其他人等輕易再有生理反應？真情，我從未動過，賀嘉善是第一個。自從那個吻，我覺得我對以前的那種生活熱情日漸減退了。

想著想著，她們已在我身邊挑逗著我。逸晴在我身軀上扭動著自己的腰肢，磨得我火燙；羨昕吻向我的唇、臉蛋、耳珠和頸窩，手在我胸膛上輕撫著；梓桐捉住我的金手指，在她大腿內側一直向上提升；惠珊在我身後，踏住我雙肩，提起小腿在我雙腿之間打圈圈。她們把我的性慾一下子拉到高潮。

她們把我拉到床上，逸晴讓我壓在她身上；她們三就給我吃「波餅」。哇！還...還要同時脱...脱.....啊～～～她們出絕招了。怎麼了！要對我的金手指幹什麼？「停丫.....」才剛開始，我便嚷道，把她們嚇停了。

「妳地搞咩丫？」她們呆了一會。逸晴有點勉強地答我：「其實...妳同緊miss yuen
一齊...都夠啦下？」

「哼？分手呀？」我用取笑的語氣。她們沒有作响。事件來得這麼突然，我怎可以不懷疑？

「妳平時...都冇對我地甘cool~甘，妳同miss yuen
一齊都OK啦～」奇就奇在，這話由梓桐說出，太反常了。

「我同miss yuen? 做咩丫？miss yuen 想妳地吾再纏住我呀？」我說笑的口吻。

「當系為左我地，吾好再問落去啦？」梓桐和惠珊坐在我大腿上，羨昕和逸晴坐在我兩旁，一臉為難。

「嗯，乖啦。」我擁著她們.....

「喂，四大美人有新拖友.....」「溝女王為左miss yuen
吾再溝女喎.....」「但系據聞伍愷文同賀嘉善有路.....」「哇，四角关系呀？.....」.....

出院後第一日上課，就成為「八卦新聞」的「頭條」。大家都想知我是否真的不再「溝女」，還有，miss yuen 是否我唯一的女友。

我的徒弟一向有見地，而且他一向有對順風耳以為我效勞。一回校，他便拉住我到課室一隅，一臉嚴肅地對我竊竊私語：「師父，妳要小心d 袁芷菁。」

「點解丫？」我有點驚慌。

「她原來是黑社會『新王樂』坐館個妹。呢個坐館出名出手低調但既狼且狠。妳對佢吾好，佢斬開妳十塊都似。」他以取笑的態度，拍拍我肩。我鬆了一口氣，但卻對這個資訊感到震撼，這可是我不知道的。大概因為那個坐館袁萬華低調而世故得可怕。

我實在需要廣泛地了解更多資訊，畢竟現在喪七一定很討厭我們，不得不提防一下。

1.20

還有三日就是十月份期考，無論如何，我也要在數學上下苦功。我擔心芷菁誤會我和她的关系，但我又需要她替我惡補。四大美人有苦衷的事，我會再查，但事件矛頭指向袁芷菁，會否是她和她哥哥做的好事？我總不相信芷菁對我如此情深。

我讓徒弟為我找找那個天使花圈，再向我報告。

「嘉善，不如今日放學一齊去打保齡？呢，上次妳話有d數吾識，我可以教妳架。」劉熙幾乎每刻都想與賀嘉善一起。這個情敵是我親手造出來，難得這個隨和又傻呼呼的劉熙還未對我有敵意。

「我今日放學有野做呀.....」賀嘉善看也不看我的反應，令我更有醋意。我真的很想知道她要幹什麼，難道她不選劉熙不選我，選了第三個人？我這樣拖著我們的关系並不是辦法。但我真的怕她和我一起不會幸福快樂，我怕我給不了她安全感，我怕.....溝女又吾見妳甘沙膽，伍愷文！

我上課也被她弄得分心了，總是不斷偷望她。她留意過來，我又會裝沒事，心卻坪坪地跳過不停。認真痛苦啊！最痛苦莫過於劉熙也是一個盜版的我，令我非常不爽。我看著她校裙下的美腿，禁不住擦著自己的大腿，吞吞口水。沿著腰間掃上她的嬌峰，啊，學了什麼sentence pattern
通通拋諸腦後了。她一直睨著我，我就一直著迷於她。

「伍愷文，作死妳呀？」她看到我不斷睨住她的身體，她又高八度溫柔地低聲謾罵我。我笑問她：「放學做咩吾同熙哥一齊丫？」

「关妳咩事丫？」她的手指由我頸窩掃上下巴，挑釁地「姣」我。班主任對於我倆的行為選擇視而不見。

我心裏暗忖一句：you are my business~ 但口中的一句則對她輕佻：「我話過幫妳溝女。」

「不過四大美人同妳.....妳真系甘中意袁芷菁？」她在想甚麼，我開始猜不透。她仿佛是喜歡我的，但又好似不太清楚我喜歡誰。

「妳聽人up啦妳！上堂啦～」我推了推她。只見她繼續睨視我，我便擺出大爺的姿態：「我同四大美人系散左。我同芷菁呢，根本冇一齊過。」她仿佛在暗喜，拓着腮幫子：「轉死性呀妳？」我囂了她一下，對她單眼，就掏出了一份中五maths pastpaper在班主任課埋頭幹。

妳問我是否轉了性，我會說我沒有，轉的只是心態。

「甘，放學陪我去做d野？」嘉善壓低聲音。我戚着眉側視著她。

1.21

她把我帶到金馬倫里的tomlee。

「妳話做d野，就系黎買樂器牙？」我在大堂倒後走著，右手掃住琴鍵，目光投向左側一列木結他。

「我出年考八級，想買部新鋼琴。」她走到一部鋼琴面前，試彈一番，又走到另一部面前。「系喎，妳又話出年考八級saxophone
既？」我被一部很帥氣的電子ukulele吸引了，無視她的問題，就上前把它拿下來。

賀嘉善坐在一部白色的三角琴前，撫摸著琴身。我走到她身旁，裝帥地撥弄著ukulele。

「妳喺度發出躁音丫！」

「我都不知幾型！睇下！」我一副自大又風趣的模樣，在她面前仿作電結他手的，chok 著。

「妳好型丫！」她的話帶刺，嘲笑我般的嘴臉。

我靠到一旁的牆身。但見她正想試琴，我立刻便撥起弦來。我留意著自己左手的chord,
勾弦出<很想討厭你>的前奏。她呆倒的背影，放在琴鍵上未動的手，細傾我的音韻。我自彈自唱：「如果我們從來沒有遇見，如果那一天你沒多看我一眼.....」初次見面，還記得開學第一天為了方便點名，要排學號坐座位，鄰座是她。熱情到癲的她面對輕佻到爆的我，原來磨合起來，簡直是sodium 遇上 acid。

間奏時，她回頭，用一種煥然一新又不相信的眼光望住我，温文地說：「乜妳識彈ukulele
架咩？」我對她帥笑。她一回頭，就接著我的節奏，由第二節開始彈唱，與我夾起來。我則在打著板。「聽說愛情從來不須抱歉.....」

「識妳甘耐，淨係知妳識溝女。」彈唱完了，她立刻就「潤」了我一句。

「喂靚女，好似系冇人比機會我show出黎炸喎？」我將小結他放回原位。「吹啦妳。以後冇埋溝女王個朵，妳食塵炸！」她站到我身旁，皺緊口鼻扮鬼臉。「妳咪塵囉～」我兩跟手指捏住她的臉蛋，她拉開我手不成功，就攻我腋窩。

「妳個死矛婆～～」我立刻也向她進攻。「喂！gentleman d
啦.....伍愷文！」「仲捉妳吾倒？」躲著攻著，她被我熊抱住。她臉龐紅起來，我把她緊緊擁著。

「我吾想妳放手。」她捉摸著我繞在她胸下的手。氣氛沉實了，我頓然無奈下來。忽然，劉熙致電給她。我就順勢鬆了手。

「嗯。嗯。甘，我依家黎陪妳啦。妳吾好甘擔心，等我。」嘉善掛了線，對我說：「劉熙婆婆入左院，佢好吾開心，佢依家喺中環海旁，我依家去陪佢。」「幫我問候下佢。妳小心d。」我送了她去乘車，獨自在附近走走。

我看到一輛迎頭計程車上，坐著一位仿佛是劉熙的人。不會吧？我肯定眼花了！劉熙為人老實，又不會說謊的。

想著想著，忽然感到後面有人跟蹤我。我馬上急步走，繞圈子，始終是被跟。走到了一個商場，有兩個不知什麼人把跟蹤我的人引開了。我立刻乘機逃走，冷爆竟正好與兄弟前來接應我。

「文少，我地收到風喪七想對妳不利，即刻黎搵妳。」我身上有媽特意安裝的追蹤器，保我安全。

「果兩個都系兄弟？」我問冷爆关於那兩個人的事。冷爆搖頭，就帶我回去找洪爺。

如果跟蹤我的人是喪七的人，救我的又不是自己兄弟，那是什麼人？

1.22

一大早，芷菁就駕車到我家閘門外接我。她那輛鮮紅色的兩座開蓬保時捷跑車挺帥氣的，果然是袁萬華的妹妹。她邀請我上車。

「哇miss yuen, 晨早流流甘霸氣丫？」我向她單眼，一手按住門邊，一躍而進車內。

「甘妳夠好吾客氣啦～」她握住了軑盤，取笑我。

「吾系車我架咩？我走喇甘～」

「喂！坐定啦。我開車喇！」

「我整左三文魚吞拿魚沙律焗薯比妳做早餐。」她邊駕車邊對我講。她的食物真的做得比嘉善出色，而且總是想令人「食過番尋味」。入得廚房的女人已經稀有，還要上得床。她的確很好，很是我的理想型，但我總是暗地拿她和賀嘉善比較，始終偏坦賀嘉善。

車停靠在學校對方。我往左看，看到劉熙和嘉善一起上學。

「愷文！」芷菁叫我，我往右朝，她就深深的在我唇上留下了烙印。眼尾隱約看到賀嘉善望上我們數秒，板著臉面對我，與劉熙更親密地進入校園。

回到課室，溫國恆拉我到一隅。「師父，果個天使花圈大有來頭。佢系出自一個老師傅既手，喺日本好出名。話說當年，老師傅最愛既女人好中意花，老師傅為左佢，特登去學設計。用左幾年時間，設計左呢款一對既天使花圈手鐲子，吾單止設計別出心裁，用料亦都系。更重要系，每對都系老師傅為客人度身訂造。可惜，老師傅既女人最近故身，老師傅好似吾再接客，連預訂左既都只系收到退款。」

原來如此，難怪賀嘉善這般情有獨鍾。下星期六日一有空檔，可以去日本走一趟。

「嘉善，不如一齊吃午飯？」回到座位，我就拿出 maths pastpaper埋頭幹。嘉善瞧了我一眼，搖搖頭：「我今日吾得閒丫。」

「溝女王變工作狂。神奇喎！」不經不覺已到小息，歐陽朗闖進來走到我面前，吸引了其他人「吃花生」。

「咩風吹d吠聲過黎呢？」我手放後腦勺，雙腳交疊置於桌上，搖晃著椅子。

「邊度有狗邊度米有囉～咬住袁老師果隻呢～」

「總好過中意周圍咬人果d啦～」

「有d人份maths 出貓甘吾君子。我比多次機會佢，stand up, fight with me fairly~ 睇下邊個先系皇上！」

「奉賠到底～」我站起來，與他目光互交花火。

放學後，一干人等早早去happy hour；歐陽朗和劉熙都去了溫習。我留在課室內溫習maths題目，唯獨賀嘉善仍默默坐在我身邊做著功課。

「乜平時有d人會交功課架咩？」我邊做邊喝咖啡提神。

「甘，平時有d人夠吾會溫書啦。」她擱下筆，凝望著我：「妳真系轉死性呀？為左砌低歐陽朗？平時都吾會架。」妳又怎可能知道，我是為妳，為了贏劉熙呢？

我微笑不語。「我真系吾知妳諗緊乜。」她放輕了聲浪，語調亦無奈了，語帶雙关似的，繼續低頭工作。我目光停在她的右邊臉，會心一笑。傻瓜，我就是喜歡妳。

霎眼間已經考完中英文，有三天時間準備星期二的通識考試。正好讓我乘父親的私人飛機，和管家安哥同赴日本。

1.23

我按住地址找到了老師傅的府上。

「啊……sumimasen?」我鼓起勇氣用自己僅認識的日文去敲門。

「あなたは私の天使の花輪を行うために探している場合は、それを戻しなさい。」但聞一堆我完全聽不懂的日文從屋內傳出。安哥替我作翻譯：「文少，老師傅叫妳請回。」連人都未看見，怎可以就此回去？聽起來是一把年過七旬的聲線,仍中氣十足。為了嘉善，我在門口等待。

「Gomen'nasai～ Watashi wa hontoni...哎吾識講……I really want to buy your product～ could you do me a
favour?」我很誠心地求他。如果你問我一個band3的英文這般厲害，也許是生意需要，我和嘉善的英文絕對有band1水準。數下去，就是歐陽朗和劉熙這兩個目標放眼大學的人了。

等了很久，他也沒有出現在我面前。「若い、さあ～」他終於走出屋外。他是個白髮蒼蒼的七旬老翁，但精神仍抖擻，卻擺出要我回去的手勢。我向他九十度鞠躬行禮，很堅定地說：「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can concern my request, as to sell your honourable product once more.」

「私は今、一瞬昼寝をしたい、それを戻しなさい～」他說罷就回到屋內。「即係點丫？」我很無奈，安哥說：「佢話要訓陣，叫我地番去。」「我地聽日再黎。」

在酒店，我把握時間溫習。

「伍愷文，妳去左邊丫？～18：45」賀嘉善WhatsApp我。

「我吾喺香港。～19：00」她已讀不回。

「Sumimasen……」翌日相同時間，一位三十多的年輕女子,相信是他女兒，在老師傅的府內。更邀我到府上坐著等。

老師傅府上掛了一對相信是天使花圈的東西在一幅他與妻子的掛照前，掛照相信是數個月前拍的。不過那對天使花圈，我總想起我家中好像也有一對。

與昨天一樣，等了不知多久，老師傅就出來了。「走啦～我已經，吾再整天使，花圈。」老翁原來懂廣東話。「我求下你，為我整最後一對。我……」我猶豫了一闕，目光堅定地說：「我中意既女仔好中意你既花圈。」

他笑一笑，望著自己和妻子的掛照。「年輕人，妳仲細，妳吾會明。」

「我知你對你妻子一往情深。」

「比個原因我，點解要，整比妳？」

「就當...承傳你對你妻子既愛。」

「請回吧。」

第三天同樣地，我到老翁的府上去。但在路上，我看到一個人的背影—袁萬華。

老翁獨自坐在門外搖椅上，呷著小杯的清酒，手裏持著他和妻子的一張照片。

「老師傅！我真系好有誠意架。今日都吾得，我會再飛過黎日本。」

「入黎啦。」他進了屋內，倒了杯清酒給我。我耐心地等候他的反應。

「廿幾年前，我設計好呢對花圈，吸引左一個年輕人既目光。佢比妳更，三顧草廬。佢講左句話，令我決定，將設計，賣出去。可惜，我並無將，第一對花圈賣比佢，反而賣左比一個，好似妳甘，傻更更既，後生仔。我好記得，買第一對果個後生仔，同妳真系有幾分似。」他呷了口酒，再說：「今朝，我冇賣到比佢既，果個年輕人黎搵過我，佢都已經，四十幾喇。妳要多謝佢，幫妳講好話。」

他掏出一對花圈：「系我最後既作品。」我向他行禮。

走的時候，我聽到他女兒與他對話。「爸，就因為當年你將第一對賣比另一個，依家就賣個人情比袁萬華？」「系我欠左萬華。吾系我，可能佢，會吾一樣。」

到底，這個花圈背後隱藏什麼秘密？

這數天，賀嘉善竟然跟劉熙去約會，又看愛情片，又去吃甜品，又去圖書館。有時，我真的覺得劉熙比我更有能力照顧嘉善，令她快樂。而且，劉熙肯為她赴湯蹈火；我，連基本安全感也給不了她。

「劉熙，待會通識考試完畢，有空嗎？」入禮堂前我問她。

「好。」

1.24

我和劉熙在一間學校附近的cafe坐著聊。

「妳同嘉善除左通識同中文，其他都考英文卷。我想知，妳覺得難吾難？」

「見仁見智啦！妳想轉英文咩？」我呷了口latte。我猜，她也是想可以替代我，為嘉善作指路明燈吧？

「考慮過下甘啦。系呢，妳有事想傾下？」我覺得眼前的她，變了，她閃縮的眼神出賣了她。從前，她那種隨和令人與她相處舒服；是何夕起，她對人戒心加重了？還是只是待我如是？

「吾介意我開門見山。賀嘉善...系我最好既知己，妳系米會對佢好，吾會比任何人傷害佢？」

「系！我愛佢。我會令佢開心，保護佢。」好一句如此堅定的「我愛她」。我乾笑了兩聲，她吸了一口氣，接下去：「我系冇妳甘了解佢，但我比妳更有能力令佢安全，亦都吾洗佢為我擔心。」她這句，顯然是向我「開火」，亦說中我心中的憂懼。就憑她這句，加上喪七對我的追殺，我就應該趁未泥足深陷放手。就是為了她？

「呢對天使花圈，嘉善好鐘意，系我親自向老師傅求番黎。」我將天使花圈忍痛割愛，交付劉熙：「送俾佢。佢應該會做妳女朋友。」

「妳甘算系讓比我？」她毫不客氣。我苦笑著：「讓咩丫？」

「當仁不讓！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佢！」她眼中的火，令我安心，亦使我心傷。說罷，她立刻接過手鐲子找嘉善去。

「文少？」旺角酒吧未開門，我便進了去。幾個兄弟馬上為我斟了杯威士忌，我一口干掉。他們站起一旁，為我默默酌酒。我再干盡。

「令嫻姐！」

「邊個激親我寶貝女？」媽從爸的辦公室走出來，坐到我身旁，又命兄弟退下。

「陪我飲一杯？」我倒了杯給媽，自己一口干掉，心頭萬分灼熱，醉意涵生。

一片空白，總比左思右想好。但求一醉。酒醒後，也許就無風無雨也無晴。酒醉的世界，就是在世外桃源與美女們躲貓貓，有藍天白雲、綠地清溪，遠離繁囂俗世。

「愷文，我送妳番屋企先～」只知我和誰走在街上。不知怎麼就走在星光大道，我就拉著誰進了州際酒店去。

半醒半醒已是晚上九時，肚子也在演敲擊樂。我發現自己躺卧在酒店雙人床上，房間內只有我。

嘟嘟。 門開了，賀嘉善提著一些香味四溢的東西進來。

「妳點解响度架？點解我响度？我...做過咩黎丫？」我頂住頭痛，很緊張地問著。

「令嫻姨想送妳番屋企，一出酒吧撞到我。佢約左伍uncle
於是我幫佢睇住妳。跟住比妳拉左入黎，系甘。我買左dinner比妳，妳清醒左甘我走喇。」她語氣就是很悔氣，而且頗重酸味及不願意的氣味，轉身就想走。

「喂，吾該晒。」我坐起來，讓自己好好休息。

「我地甘FD,
系要互相照顧架啦～」她將房卡飛向我，臉無表情，但態度很不友善。我心酸了一塊，胃就痛起來。

「呀.....」我皺住眉頭，捂住胃部，有點難受。

「我call
妳女朋友仔袁芷菁黎好嘛？我好忙丫。」她睥了我一眼，冷酷無情地真的要打電話。我這回已經分不清眼角滲出的淚，是胃痛，還是心痛。

「有幾耐風流有幾耐折惰呀伍愷文。由今日起，我吾想再同妳做朋友。」她眼眸流露去各種心情，我何嘗不是一樣複雜。我知我犯賤，又要口不對心又要學人後悔，原來我根本承受不起割愛的後果。但如果讓愛的代價是永遠的失去，我情願活在當下。

「賀嘉善！」我撲下床，乘她離開的一刻，從後抱住她。「賀嘉善，我吾想冇左妳。」

「朋友既野，一向都冇永遠。我知，我都吾想迫妳表態，但系我真系冇辦法一路甘中意一個好朋友妳明吾明丫？我好劲丫。既然妳都幫我簡好左咯，妳仲想我點丫？」她鬆開了我的手，很努力地裝冷靜。她從包包掏出天使花圈：「我自會同劉熙一齊。呢個比番妳，我吾想欠左妳。」

她拉門那剎，我跪在地上。「賀嘉善，我愛妳。」我認真的、自信的仰望著她。她一下就哭崩了，坐在床邊滿面涕零。我坐到她身旁，握住她手：「我系認真架。」

「我吾迫妳妳系米就一世都吾打算講？我喺妳心目中系米甘可有可無？妳以為妳簡比我就一定系最好咩？妳有冇諗過我想要d乜中意d乜？」她哽咽著，一口氣罵嚷著我，狠狠地拍我手臂發洩。

我輕輕為她拭去淚痕，放柔聲線，在她耳邊說：「傻女，吾好喊啦～我米喺妳隔離囉。」她依然抽泣著，雙手緊握我手，仿佛生怕我會消失。

「我一世痴住妳，得未丫傻婆？」我撫摸著她嬌嫩的臉頰，她緊靠過來，仍在抽泣。

我慢慢烘近她，對準她的唇，溫柔地親下去。

1.25

「妳系米清醒架？我吾要聽妳飲大左講既野，吾要妳只系為左繼續同我做朋友所以甘講。」她止住了抽泣，亮晶晶的雙目帶著掛慮但又甜蜜，食指點在我唇上不讓我吻下去。

「長氣鬼。」我嫵媚地撫著她的手，她甜絲絲的傻氣，明明是想我有進一步的舉止，卻偏偏轉移話題，把買來的食物拿來床上。

「食...野先？我買左...豆腐火腩飯。其實呢我本身嬲妳先買得甘頹架炸，我.....」她溫文婉若的語氣和神色，害羞地偷望我，又急著澄清辯解。我未等她解釋完，就深深的親了她一下。她含住我唇的下片，唇尖就跟我混戰。溫暖又濕潤的口腔，我愛撫著她像豆腐般滑嫩的臉蛋，爬到她身上，就把她壓到床上。渾身是勁而又心跳加速倒是我第一次，對著她，俗套些，就是「跑馬仔」—「上！上！上！」；文藝些，就是「曾經滄海難為水」；洋鬼些，就是「make love to you always as if I love you always」。有d 吾啦間添，but anyway，賀嘉善，

「Je t'aime.」

我邊為她解鬆上衣，邊在她耳邊輕輕說。

「妳講咩啫？」她被我弄得搔癢，抽住我衣領，嬌娘地輕輕擺動身體。互褪束縛、相吻相撫慰之際，我將金手指隔著衣料放到她小花上，輕輕的壓。「嗯啊～～～我好軟喇～～～」她夾著我的手指，輕輕地磨，一手為我解除剩下的约制，一手撫摸著我的背。我爬到36C上，嫩紅又挺立，嬌滴滴又軟綿綿，一下又一下。「嗯～～～～呀～～呀～～」我為她解除了最後防線，在她濕透了的瓣外柔力撩撥著，她就老是害臊地夾住腿。

我吻遍她的一片高山、頸窩、耳珠，又回到唇瓣，另一邊磨一磨她敏感的大腿內側，再往內深鑽。「啊～～～～啊...啊.....」穿破水簾，她又舒服又不安份。我放緩速度，她就扭動著腰，向我撒嬌：「愷文.....嗯？...嗯？...」我刻意停下來，挑起她下巴，烘近她問：「做咩丫？」「嗯～～嗯～妳...郁下啦～～啊～～」她不安地不斷夾住我的手指，臉頰通紅。我在她耳邊呼了口暖氣，她滿臉慾求地吟歡，抓住我背。

「郁咩啫？」

「啊～～伍愷文啊～～～嗯...嗯...求下妳啦～～嗯啊～～」

「我都吾知要郁咩？」

「手指...嗯...手指～～」她狠地捉住我的手轉動著。

我舔弄她的嬌峰。「啊～～～～～」她早已被我弄得欲仙欲死。糾纏了多久我不清楚，只知，只要妳在我懷中，每下深情的擁吻，妳不醉我我自醉.....

「十一點幾先食，飯都凍晒喇～妳個胃又吾捱得。」坐在床上，我從後擁著她，一下一下吻在她臉龐；她捧著飯盒，將餸汁和飯拌在一起，舉匙餵我吃一口。

「吾系丫。d豆腐仲滑過妳，d火腩.....」我的右手乖乖掃到36C上，順時針摸了兩下。

「咦，黑人憎～」她推開，我又再摸。「喂，盒飯跌喇！陣間先啊淫蟲～」

「寧願沒擁抱共妳可到老.....」我手機响起阿媽的來電，我撥了「忙碌中」的SMS。

「做咩丫？」我問。轉個頭，賀嘉善就提起我手機。

「妳做咩用首甘sad 架？我幫妳轉歌。」

「轉咩歌呀？」我與她一起握著手機。

「戀上外星人。」她按一下儲存，再按一下播放，與我對望。

「乜我似外星人咩？」

「外星...咸濕人。」

「還多麼感激給我大時代，流星中編織非一般戀愛。仍會記得，曾穿梭天與海.....」

「嘉善。」

「嗯？」

「做我女朋友？」

「好行呀妳～花都冇支。」

「想像我捧住緊九十九支玫瑰。哎呀～好重丫～」她甜蜜地笑著，拍我手臂。

「不過我中意。」與我相望而笑。

1.26

期考終於完結，最難捱過的數學亦總算順利考好。今日是公佈各科及總成績的日子。

不過，且說喪七的律師為他打脫了傷人以外罪名，他被判了九年有期徒刑。就是判了刑，風聲反而更密，他的跟班好似想跟不滿我父親的其他老大聯手對我們不利。

「妳仲未答我，做乜甘勤力既？」我與賀嘉善並肩上學。多日考試來，她從未在街外或學校範圍牽我手或與我親熱，我很清楚她擔心我成為話柄。

「為左妳囉。我想show比妳睇，我比劉熙更有能力照顧妳。」我輕掃她的髮尾。

「我吾洗妳同人比。」她就似朵羞澀的小花。我點她鼻尖，她撞開我，我再點她腰間。

「伍愷文！」.....

玩著走著的，差不多到校門。

「睇車！」她要過馬路時，我立刻捉住了她的手，把她拉回我身邊。她臉頰也澀紅了，呆看我，再呆看我倆牽住了的手。

「乜做我女朋友好失禮妳咩，賀嘉善？」我帥氣地撥撥劉海，牽住她的那隻手將她拉近我，囂了她一下。

「咩丫？怕妳有牙？」她用眼神姣我，很狂妄的口氣。我取笑她，牽著她回校。

「伍愷文拖住賀嘉善番.....」「wooo~~~
原來系為左賀嘉善而封朵.....」「四角关系會點收科.....」「FD出火？不過佢地又真係幾櫬既.....」.....沿途一直有流言蜚語，但嘉善也沒有放手，我亦更加堅定守在她前面。

Miss yuen
正在課室教師桌與劉熙密聊，看到牽著嘉善的我與她一前一後進課室，睨了我倆一眼，有些驚訝錯鍔又有些不友善，但也相互微笑點頭。也好，讓她對我死心，同時亦要在劉熙面前宣示主權。嘉善白裡透紅的羞澀，閉合唇瓣，繞著我手臂，下巴貼在我肩胛骨。我會心一笑。正一傻瓜黎既！仲話自己咩，係個大我十六日既姐姐！對住呢段关系，米一樣吾識招架！可？

「緊吾緊張丫？」坐在座位等待成績表發放，她捏一捏我的鼻端，很嫡氣。

「我好緊張丫。」我用指背滑在她臉蛋上，扭捏地嘆著反語。

我和她接過成績表。我還未看上半眼她已經匆匆奪走了。

「呀～～～」她那下海豚音，嚇傻了我。只見她拋開兩張成績表，哭笑不得地擁著我彈跳著。我仲未load 到發生咩事，我張成績表已經被八公執起左。

「伍愷文砌低左歐陽朗做左全级第一！哇，maths

竟然由吾合格升到頭10。」消息在九秒九傳開去。

「溝女王第一，死串朗第二，tb熙第三，賀女神第四。喂，佢地三個大發力喎～想入u牙？死串朗死硬喇！」「賀女神d英文一向第一，溝女王第二……喂喂喂，TB 熙d maths又第一喇……」「溝女王同賀女神呢pair屈機啦，有樣有錢有成績。話吾定我地學校創校以黎第一pair狀元喎～」「有冇甘易？每年得頭5入到大學炸喎……」……

「妳想我大學讀咩丫？」我把除了數學外全A的成績表塞在她手中。

「甘口花，讀law 囉～傻佬，妳吾系不嬲都好有主見架咩？做咩問我丫？」她捏了我臉頰一把。

「哎呀呀痛啊～聽晒妳話吾好咩？」

「咦～行開呀～～上緊堂吶～～」

「我要嗇世界都知道，妳系我既女人。」我挑起她下巴。全班連同班主任三十雙眼望向我倆且奸狡地呼叫，她澀羞得撥開我手，眼珠轉向左方竊竊甜笑。我偷偷牽著她放在美腿上的手，她咬下下唇，偷望我，用肩膀撞向我。

放學後，我和她回復低調的並肩行。她好似是在躲人，是miss yuen?劉熙？還是另有其人？我不知道，但我諒解。

「嬲我？」她忽然問。

「我做咩要嬲妳丫？」

「我一直都冇拒絕到劉熙……同埋，吾好比我阿爸阿媽知道我同妳一齊。」

「點解呀？」我苦笑一聲。

「我後日請妳去海洋公園玩，當同妳慶祝好冇丫？」她走到我跟前，踮起腳尖繞在我頸上。她面露難處，我很想問，但還是乖乖點頭。我心中甫出太多疑問了，有時以為猜到她心中所想，但原來她不會開估，不知猜錯猜對。她跟我，疑似非似。系米以前我太著重表面果層磨合，五年黎，都冇真正等到佢將答案開估就為佢主張？甘，系好系壞呢？

晴空萬里，雲朵也沒一塊，就準時赴約。

「妳知吾知我真系好想甩妳底丫？」我跟她咬耳仔。

「妳米吾好黎囉。」她仿佛有點心事，帶點悔氣。

「做咩丫？」我主動拖著她。

她猶豫了一闕，雙手牽著我手，走近我一步：「對吾住丫，無啦啦發妳脾氣，呢排d心情都麻麻。」

「傻瓜！有咩可以同我講架。」我輕撫她臉蛋，她撲入我懷裏，輕吻我鎖骨。

1.27

「玩呢個！」

「陪我玩埋呢個！」

「坐纜車上山！行快d啦好多人啊！」她就把我牽左牽右，我就喜歡她這沒頭沒腦的傻傢伙。

在纜車上，秋意涼人，景色盡收眼底，繪畫出像航拍般的角度，蘸上以往未有過的色彩。

「愷文妳睇，好靚啊！」她用手機將美景連環快拍，目光未有偏離半毫。我用手機將她和美景盡攝其中。「系丫，好靚！」傻瓜，妳就是我的美景。我輕輕坐在她旁邊，為她拭去額上在剛才烈陽下加上遊戲中獲得的戰跡。她那白色背心恤濕得有點透，熱褲亦比平時的「熱」，吸引我烘近。她回望著我數秒，就親下來，唇瓣纏綿十來秒就分開了，與我一直互望對方。

「伍愷文！」她面向坐到我大腿上，我環著她的腰。

「做咩啫？」

「伍愷文！」

「做咩啫？」

「喂丫伍愷文，我叫咩名？」

「死姣婆。」她便有意無意胸襲我，以示不滿。「妳呢忽最女神～」我手指頭掃撥在她的胸線上，向左摸了摸，再在山丘蛇腰徘徊。我搓著她的美腿，越搓越上。

「到喇。」她緊張地抓住我衣襟。我剛磨到褲襠，纜車就快移動到纜車站，她翹二郎腿坐回我身旁，悄悄地磨擦大腿內側解癮。慾望被撩起了，明顯我和她，就是兩團在焚燒的火。她爽快地下車，走入環境黯黑的水族館。

她走到底層，伏在展覽桌上望向深海的鯊魚及魔鬼魚。氣氛沉寂漆黑。看著她魔鬼身材的背影，還看什麼魔鬼魚！啊，看著她嬌嫩的臀，幕後在扭動著的溝。我一步，一步，走近她，一手熊抱著她，手指移到她兩腿之間，柔力按擦。

「啊～～～～軟喇～～嗯～」她把聲浪壓低，輕磨我的手指。

「係米好想要啫？」我令她酥癢癢的擺弄著。

「嗯～～人多……伍愷文……」她握住了我放在她腰間的手，爬上山峰。「啊……比我……」她被我turn on 了。

「甘，今晚先啦～」我含著她的耳珠再吻她臉頰。「吾知丫～～～」她嬌吟了一句。我的唇由她的臉頰掃到感覺到她的峯頂，就用舌頭壓下去。「唔～～～～～公眾場合呀……」她要叫出來，又因為怕別人望過來而把叫聲吞下肚，多麼矛盾的她。但系洗濕左個頭，繼續又死，吾繼續都幾虐待下，我會

心痛。「嗯～……」她忽然捉住我的手指不讓我繼續，有點喘息地與我咬耳仔：「九點方向……有人一直跟住我地……」我望過去，有一個黑影閃縮地逃走，仿似正被追捕般。「有兩批人昅住我地。」「咩人？」「太黑喇，睇吾到。」我和嘉善敏銳地觀察。「玩多陣走咯？」「好。」

「三個五……」「飲……」……傍晚，賀嘉善隨我走進喪七「頭馬」—「新王樂」「白紙扇」潮草所在的酒吧找他理論。自喪七坐牢以來，喪七大小事務亦交付予他處理，而且二人經常見面。

「文少！甘挫蕩丫？仲有賀老闆既千金？」我漠視守門的兄弟的阻絆，撞門入酒吧VIP房，潮草、幾個兄弟還有一大班「坐枱」女人在內，潮草與幾位兄弟站起與我對恃。

「你個大佬想郁我就郁，吾好再搞小動作！」

「文少，妳隔離果位好似做左我地阿嫂喇可？妳世伯賀老闆系我地米飯班主，我地點敢郁妳丫？」潮草吹著口哨撥頭髮。我隨手拿起啤酒瓶就在桌角敲碎，一手鮮血直流瓶上，對準他的頸。「想玩野呀？」他身旁的兄弟發恶，其他兄弟有什麼工具就隨手提高。嘉善繞著我另一端的手臂，有點憂心想勸止我。

我看準電線位置，幾支未喝的啤酒倒向它。一下子搶大火，我帶血的手拉著嘉善拔腿就跑，只見警鐘長響，洒水系統自動開啟，他們極狼狽的樣子。跑出街道，還有幾個兄弟追出來，消防警察又秒速抵埗。「你地喺度做咩丫？」幾名警察追在他們之後，追趕著我們。我牽住賀嘉善亡命狂奔，刻意拐入「迷宮巷」(平日走慣的一條會相交的巷子)。我帶了她入一幢大廈樓梯間，跑了上天台。躲在大廈水箱後俯瞰幾個兄弟和警察在巷子裡分道追，卻相遇，更看著他們被埔，不禁喘著氣竊笑著。

我和嘉善靠著水箱坐臥，大口大口地喘息。「妳流左好多血呀。」她提起我手指仍在滴血的手，用自己的毛巾溫柔地包紮好，卻一臉不悅對著我。

「我冇事喎。」我用眼神試探她。

「如果妳有咩事甘點算丫？」她提高八度，眼眶红紅的。我凝視著她。「我問妳丫！」她狠狠地推弄我，我淺笑無語。「吾答我妳吾好見我。」她站起就急步走，我馬上拉住她。

「喂小氣鬼！以前都系甘一齊玩架啦，江湖系甘架啦～」

「以前還以前，以後我吾比妳甘做。妳係我女人，我吾會比妳有事！」她牽著我手，前所未覺的溫文。電流流到搶晒火，我個engine跳制跳到癲左。

「行啦～」她單眼向我，發蕩著，拉住「電」呆了的我離去。

1.28

「伍uncle 佢地今晚吾系同我地飯聚咩？」

「食少餐吾洗死既～今晚我地二人世界～跟我黎。」

我把她帶到我遊艇的上層。

她看一看四周，很甜地笑瞇瞇著。我早早佈置了不少心型氣球、心型貼紙在上層，最重要還有九十九支玫瑰拼成「I U」。至於下層，心型玫瑰催情香薰和一眾心型食物當然不少得。

「送比妳架。我...我之前應承過妳，會補番比妳。」我對著一臉陶醉的她，竟一下子害羞起來，心思亂坪，口吃了一粒字。

「妳記吾記得妳幫我追劉熙果陣丫？果時我真系好想坐喺我對面果個系妳。好想，妳淨係對住我浪漫，淨係flirt我一個，淨係同我.....」她越說越低聲，甜死的模樣玩弄我的恤衫。

「好丫。」我在她耳洞吹氣，沒說出聲。之後她跳上我身上，我抱住她邊走到下層邊來個舌上車輪戰。

催情氣氛下，我按開音樂，之後再與她在沙發上糾纏。

「城市儷人，像那清溪之中一撮蜉游，淡入淡出休息又工作.....」

「啊～～啊～～啊～～嗯～～～啊.....」我挑撥她的小花，輕輕的揉搓著那令我著迷的巨峰。她的喘息為音樂作強烈的節奏，相互揍合。

「我心倦疲，來日可否掙脫這束縛。誰是我，我是誰，為何仍自我封鎖.....」

「唔～～唔～～～嗯～～唔.....」她嬌嗲的吟歡令我頗有快感，豐滿的上圍迫擊著我，滑嫩的美腿在我身軀左溜右溜。我再含著她迷人的山峯，舌頭往下舔，更探進洞穴，來個反轉再反轉，讓她吟個痛不欲生.....

「做咩丫？」我在廚櫃檯準備食物，她從後繞著我腰，只穿胸罩的大奶頂在我背部。她呷了一口手中握著的那杯lafite, 然後灌我喝了剩下的杯中物。再斟，再重覆動作。又再倒一杯。

「妳想灌醉我？我有個朵叫千杯不醉喎。」

「咩朵我都吾理，同我，封晒佢～」她的唇在我左右耳及頸窩徘徊，春情發蕩的誘惑啊！我轉身就想吻下去，她退後一步，合著唇。姣到癲既眼神望住我，手指點喺我上唇吾比我錫，死姣婆想引爆我？我沿著她頸上的味道烘著嗅著她，向她進迫，一步、一步，有情調地數下探戈舞步推她貼牆，一手撐在她眉梢旁，把她壁咚在牆上。吾知系米酒上腦，除左佢，我咩都諗吾到。啊～～賀，嘉，善～妳今晚死緊丫～～眼前既佢，真系索到核爆，胸圍都比妳迫爆喇.....

我真被她「秒殺」了！她甜蜜地躺在我懷裏，我撐住些少頭痛伸伸腰。床頭桌上我和她的電話皆亮著螢幕，共數十個未接來電都來自我爸我媽和賀uncle,

auntie。昨日調了靜音，又忘了告訴他們我不回來，回去就糟了，定是問長問短怎麼不去吃晚餐。也罷了！

我剛把鈴聲換了，電話就響起來。「你是如此的難以忘記，浮浮沉沉的在我心裡……」

是袁芷菁。我立刻走到一隅接電。「喂？」「愷文...我好掛住妳……」「芷菁？做咩丫？」仿佛隔住手機也感受到她醉醺醺似的。「愷文呀……可吾可以過黎……」我猶豫了一闕，「妳喺邊丫？」「上我屋企。」

我不希望她一直誤會下去，亦不想嘉善想多了。我亦想知道，她怎可能對我一往情深。

1.29

第二次上miss yuen
的家，已沒有什麼感覺。但不知是我宿醉未醒還是醉意太濃，進來後總是有醉酒感，有點興奮，有點不真實，有點想要情趣，身體還有點燙。

「愷文.....」臉頰甚紅，走不出直路的芷菁仿佛只是穿了一件長長的透身低胸T
shirt，躺到沙發上。我腦海除了「上佢」，竟然一片空白。我怎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芷菁，妳做咩飲到甘醉丫？」我倒了兩杯水，坐到她身旁照料著她，亦喝水降降火，壓抑自己不知從何盟生的無稽念頭。「飲啖水先啦～會好D～」我把水遞給她。

「我有咩比吾上佢！.....」她發酒瘋，一手把水撞瀉在我身上。

「我去換件衫先。」我有點越來越迷醉，仿佛聽見嘉善在喚我，又好似是芷菁。

有點晃的影像，而且自己忽然很想要，但我仍努力壓制住慾求。我將水干掉。她一手抽住我衣領，烘近我。

「愷文...我好熱丫.....」她吻逗在我頸上，越吻越燙。她捉住我的手，為她脱去上衣，我開始不能自制的興奮，而且心跳加速，比醉更醉。她吻向我，與我糾纏。不知為何，我很想很想要，渾身是勁很想發洩，晃頭晃腦。我唇片不經不覺轉到巨奶上，我仿佛看到是嘉善在此。

「嗯啊～～～呀～～～～哦～～」片段斷斷續續，她攤軟在我身上。我也有點軟，亦弄不清是跟誰在做。「嗯～～唔～～～唔～～唔.....」雙方交替的喘息，我知我的舌、她的舌都探進小穴中，就這麼一個69甫士。爽了不知多久，就斷片了.....

我清醒過來已是下午兩時，我無法理解昨夜自己的狀態。芷菁不在我身旁；我坐起身，卻留意到床頭放了幾個提升性慾的香熏和精油。我正想拿在手看一下，手肘卻不小心推跌了miss yuen
的手機。我立刻拾起手機。螢幕亮起了，相片集內有過十張我昨夜跟她親熱的相片，我呆了，裝沒事將手機放回原位。怎麼我覺得這是個局？怕且我已在陷阱內？我還需要時間弄清發生什麼事。

「愷文，妳醒拿？」她搖曳地進來，坐在我旁邊。

「芷菁。其實.....」我吸了一口氣，說：「我琴晚冇心架。我...吾想妳誤會，我有女朋友架喇。」她無聲地吻了我一下：「我吾介意。」「不過芷菁.....」她打岔：「陪我一日甘多？」我猶豫了一會，她再次親向我，我腦海中完全空白。

唇瓣分開了。「我走先。」我心情有點複雜，匆匆離開。

「伍愷文！」走在街頭，忽然有副熟悉的聲音叫我。我回過頭來。

「賀uncle。」他走近我。

「有冇興趣去我golf 場打番場？」

他跟我父親年紀相同，自小兄弟玩伴，跟我父親一樣霸氣十足，比我父親保守但隨和。

「愷文果然有洪生既影子！連信天翁都打倒，有前途！」

「賀uncle 過獎喇。uncle 經驗老到，已經贏左人成條街～」

「同洪生一樣甘口花～」他拍拍我肩。我與他在開球處坐下，歎著凍飲。

「其實賀uncle你搵我有事？」

他笑一笑，道：「我欣賞妳直接。吾怕講句，妳系米同我個女一齊？」我微笑不語。

「賀uncle, 你吾expect 我hea 答你架可？」我打破沉默。

「我自己撈偏身不由己，但系我吾想嘉善第日過呢種生活。我吾系干涉d乜，只系，做老豆既，就系想個女好。江湖有幾黑，相信妳比我仲清楚～如果只系玩玩下，我冇所謂。」說罷，他去開新一局。

喪七要向我報仇；芷菁要得到我；我與嘉善老是被破壞。但芷菁是喪七老大袁萬華的親妹，喪七又敬重賀老闆，而潮草是喪七代言人。這樣我先解讀一下，會否是芷菁找喪七幫忙，以分開我倆作復仇，雙雙得益？那怎解釋跟蹤我的兩批人，若一批是他們的人，那是誰暗助我？還有，那個袁萬華跟我家的花圈，又有什麼秘密？啊，很複雜，但直覺告訴我，事實應更複雜。賀老闆沒錯，江湖是可以很黑。

1.30

「文少！洪爺同令嫻姐喺房入面。」我直接無視了那個兄弟，走到酒櫃，隨手拿起一瓶威士忌，扭開就喝。怎麼嘉善整日就沒找我了？我很需要她。

砰砰～我聽見房內有碎了什麼的聲音，便邊喝邊走近去偷望。

「方吾系袁萬華喺背後搞鬼！當年搞吾到妳，依家搵班兄弟搞我地個女，食我地飯！」爸火氣十足。

「洪生，萬華吾系呢種人。況且喪七有幾小氣你知架。」媽很平靜。

「但佢嫌疑最大。當年如果吾系我買左佢個天使花圈，妳已經系佢既人啦！如果吾系佢同我爭妳，我會同自己兄弟反面咩？依家吾系玩丫，『新王樂』同『和進昇』想做我地世界，班叔父炸緊我型啦我_佢_ _！」

「除左交涉，吾通冇第二條路保護個女，保住條命咩？個女岩岩拎左全級第一甘叻女，真系要佢行你條路？洪生。」媽從後擁著爸，爸喘著氣思索。

天呀，發生了什麼事！這麼多事情同時在告知我，我好亂啊……

我醉倒了，酒醒的時候已是翌日早上七時多，在自己家中。我立刻回校。

「師父，妳...得罪左人？」回到校室，四周議論紛紛，溫國恆把我拉到一旁，低聲說。

「又發生咩事丫？」我萬分悔氣。

「劉熙同歐陽朗岩岩去左訓導室告妳大考出貓，個第一拎得吾光彩丫！師父，妳冇做過架可？妳知啦，學校對頭五名有幾重視架啦！今次妳大獲喇～」

「咩話？！」我驚訝得全班也聽見，氣上心頭，正想找他們理論。忽然，我見嘉善回來課室，我立刻上前。但她，氣上心間的模樣，仿如我得罪了她。

「嘉善……」我正要開口，她打岔：「我冇野想同妳講。」

「吾通妳都覺得我有出貓？劉熙佢地擺明屈我……」我未說畢，她又打岔：「啫係妳覺得從來吾講大話既乖乖女劉熙屈妳啦？甘呢個點解釋呀？劉熙Photoshop再美圖秀秀出黎系米丫？」她掏出了手機，看到劉熙在昨天將我和芷菁肉帛相見的親密照send 給她，難怪賀嘉善整天沒找我。

「妳聽我解釋……」

她再打岔，這回糟透了：「我本來就吾應該奢望一隻食開肉既獅子轉食齋，感情好學業都好。妳吾應該比個動物園困住。」

「原來妳本身就吾信我。定系因為妳阿爸？」

她掉下眼淚：「佢搵過妳？」我們漠視了課室內外的「花生友」。

「系。」

「妳老實答我，有冇出貓？淨係答有定冇。」她的淚痕愈淚愈深，我想走近為她拭去，她卻後退。

「冇。」

「有冇同袁芷菁上床？」

「有。」「哇.....」在場人士都起哄。

我立刻反問她：「甘我問妳，妳信吾信我？」她泣不成聲，眼眶泛紅，吐出一句：「我信妳。」

「多謝。」之後我立刻跑到訓導室找他倆，還有訓導黃主任。但恰巧黃主任不在，只見芷菁、劉熙還有歐陽朗。

「我當妳系好朋友，妳屈我？我_ _ _
_！」我一看見劉熙便送了她一拳，歐陽朗制止住我，我拚命掙扎，嚷道：「死_朗我以為你動口不動手，原來為左個第一你一樣系個bxxxh！」他雙手鎖住我，我用腳踢向劉熙。我睥向袁芷菁:「袁芷菁，妳好毒呀！」袁芷菁將我打劉熙的片段錄起讓我看。「依家我踩親你地邊條狗尾，你地想我比人踢出校！」我大嚷。劉熙打了我小腹一拳，有點奸狡的樣子：「呢拳禮尚往來。」再打我一拳，說：「呢拳教訓妳吾聰明。甘多人吾想妳同賀嘉善一齊，仲矇剩剩。」她變了。她再送我一拳：「我阿婆喺喪七手上，呢拳當買保險。」我痛苦地硬頂拳頭，卻被這句驚呆了。她再連環打了我數拳，我痛苦得吐酸水。他們將我推在牆角，劉熙踏了我數腳，腳腳有力，我掙扎起來又被歐陽朗鎖住，被劉熙當成沙包痛毆一番，酸水吐無可吐，胸口何其灼燒。

「果個女人有咩好，點解妳身邊既吾係我？」袁芷菁一臉狐疑，那副模樣，比鬼片更可怕。「仲記吾記得半年前有一晚，有個女仔比人追殺殺到入後巷？」她繼續說：「個女仔差d比人強姦果一刻，有個人，帶住班兄弟救左我。」我恍然大悟。還記得那晚，我聽見後巷有聲音，便和兄弟們跑去，就見那班人。然後與那班人「互片」，他們見處於下風就逃去。但後巷太黑，我根本看不清她的樣貌，便與兄弟們趕回去幫父親助勢。

歐陽朗沒作半响。劉熙多送我兩拳，說：「我吾會比嘉善跟妳。喪七都吾會。」便走了，獨剩我一人在訓導室。我吐了口鮮血，撐在地上，很痛很痛而且很燙。

「伍同學！」黃主任進來看見了我，匆匆扶我坐卧。「發生咩事丫？我幫妳call
白車？」學校call白車等於叫警察，這樣把事情弄大，對我弊多於利；況且，他們打我，歸因也是我。

「吾洗！」我按著小腹，忍著痛回氣。

1.31

我心中只有賀嘉善，只想和她在一起，什麼也不管。但今日到晚，她亦未有跟我有過半句對話。我知道她需要一些時間冷靜；什麼因由也好，我都是錯了。

「愷文，做咩飲甘多？」今天是爸媽的結婚週年紀念日，他們提早回家慶祝。

「我未醉！」她想扶著有點跌宕的我，但我一手推開了她。

「女，妳睇妳依家咩樣，話過今日要高高興興.....」我攤軟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帶點不悅地打岔發洩：「你吾撈偏我會惹甘多麻煩？考第一又比人屈出貓，溝到女神又比好朋友打，仲要比班__監視，依家班差佬想鋤我丫！」氣氛沉寂下來，我隨手拿起一瓶紅酒，心裡不忿地命司機駛到附近海旁，獨自對海暢飲。

「喺呢道甘夜一個女仔飲酒，好危險架喎。」有把比嘉善溫柔甜美的聲音越移越近，站在我身後。我醉意未濃，回首一望。出水芙蓉的一個女仔啊～一眼看去大概是同齡，比梓桐更美的容顏。身材呢，說真跟我不兩樣，32B，25，34。我不認識她，相信她是好心提醒，但我繼續喝，無視了她。她坐到我身旁，像保安般守候著我。

呀超～
我見她打了數個噴嚏也未肯離去。我將恤衫外衣脱下，剩下一件背心，把外衣褸在她身上。她偷望我，仿佛有些憂懼我會冷。我側望她，對她單眼微笑，呷了口酒。

她一直陪在我身邊，我真的從未遇過這麼傻蛋的小丫頭。夜漸深，我沉思看海，她閉上了眼睛晃著腦袋。我手繞在她肩，讓她靠過來睡。

「妳就真系吾怕我系衰人？我假假地系個溝女王。」望著熟睡的她，就浮現出懷裡的賀嘉善，那個跟我腰心腰肺、又...玲瓏浮突的賀嘉善.....

就這樣跟一個陌生的她在海旁長椅上one night
'stay'。「妳醒拿？」我差不多沒入睡，因為不好意思抽出她壓住我的手。「吾好意思丫。」我抽出發麻的手，難堪的表情令她發現了，她溫柔地邊為我按摩邊道歉。甘純既女仔我真系未遇過。「傻啦，多謝妳陪左我成晚.....」我未說完，前方有位拾紙箱的老婆婆忽然暈倒，她二話不說地上前。「報警啊。」「我黎。」「婆婆.....」

她竟然跟車，甚至在急症室等待，為婆婆付費。我確是很驚訝難以致信。我沒有上學，伴她等待。

「系呢，點叫妳好丫？」我問。

「多多。我d朋友甘叫我～」她笑得真的很甜。

「咦，系妳個名黎架？」

「我花名叫益力多呀。」

「甘得意既，妳好好味架？真名呢？」

「袁心柔。妳呢？」她笑了。心柔心柔，心地善良溫柔婉約，我喜歡。

「伍愷文。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她與我握手。她令我非常刻骨銘心，而且有種很特別的安全感傳上心間。

「有咩吾開心吾好再自己飲酒喇，搵我傾都得架～」

「好！丫系呢，妳day off?」我對她的事頗有興趣，問。

「今日吾洗番學～妳呢？」

「我衰人黎架啵～我呢d band3學校，邊有妳甘乖？」

「我覺得妳系個好女仔～我讀band1 女校架，我都想知band 3既人系米好直率好玩得架？」她烘近我。我被她那種率真的眼神懾住，就好似初相識賀嘉善的那刻。我會心一笑。

「妳都系個好純好傻既好女仔～」我與她相望，她臉蛋红红，別過臉迴避我一會。

「你是如此的難以忘記，浮浮沉沉的在我心裡……」媽致電給我。

「愷文，我地今晚同賀uncle 食飯，妳點都黎一黎啦好嗎？」「嗯。」「愷文……」我掛了線，歎一口氣。

「吾好意思，我想走先。」

「喂！」她拉住我，「比部手機我。」她輸入電話號碼，還給我。「whatsapp 傾～」我笑一笑，就離開了。

1.32

「吾好意思，我遲左。」我整個下午獨自去打桌球、掟飛鏢、去了遊艇望海喝悶酒。遲了十五分鐘帶醉赴約，他們包括賀嘉善也到齊了。看見她，我就有種歉疚。

「愷文，妳成身酒除，頭先又去劈酒？」爸這一句，比平時的語氣放輕了。我站在門口，未有回應亦未有坐到賀嘉善旁留給我的空位。賀嘉善顧了我一眼，呷了數口紅酒。

「愷文，坐啦！」賀uncle 微笑著拍我肩，道：「妳阿爸有野講。」

「我同令嫻決定金盤洗手。每日炒下股票就算，反正我地買起左一間遊輪上市公司既60%股份，仲有間航空公司50%股份，我地慢慢歎，撈番正行。愷文，好吾好丫？」爸繞著媽的肩，二人對我淺笑。我真的沒想過自己一句話，他們竟願意退下來。

「江湖既事，我地吾想妳理，既然妳讀書叻，撈正行都搵到食～媽咪當年好任性，為左玩，Cambridge
bba畢業都吾入四大，寧願做大鱷。路系我簡我冇後悔，不過妳吾同，妳都有得簡，吾系一定要行呢條路。」

他們目光投向我和嘉善身上，仿佛四人也知道什麼似的。我微笑，正想拿起紅酒斟一杯，卻與嘉善同時碰瓶，我的手觸碰到她的手。我與她對望，心跳加速起來，我慢慢把手退開，別過臉繼續吃東西。

「丫～洪生，我keep左幾支靚酒，出黎簡下啦！」

「好喎！佳餚配美酒。」

「甘我去個洗手間先。」

「我都去。」

他們都出了去。賀uncle臨出去之前，在我耳邊低聲說：「妳吾撈偏，我吾反對妳同我女一齊。睇住嘉善。」他拍我肩，房間只剩下我和她。

「唔……」我的胃痛又發作，可能喝多了酒。我抓住胃附近位置，緩和那種隱隱作痛。

「我有胃藥。妳食少少野先啦。」她竟有梳打餅和胃藥跟身。

「妳自己食架？」我毫不客氣地拆開包裝袋。

「妳平時冇番學，就一定系去飲酒。又要成日胃痛。」她冷冷咧咧的。「佢地去甘耐，妳吾好等喇，食先啦。」

我吃過藥，目光沒有遠離她。「賀嘉善。果日miss yuen
落左催情藥我先失手，信我！劉熙已經企左响喪七果邊，佢已經吾同以前。佢地最想系拆散我地，甘喪七可以無後顧之憂甘對付我同洪爺。我真系冇扼妳！」我很認真地說。

「溫國恒同我講，佢地喺訓導室打妳。吾怪得之後d堂吾見左妳。妳仲甘維護佢地而吾報警？」

「一黎我吾想搞大件事，二黎吾想妳知，三黎...系我郁手先。」我向她坦白。

「妳做咩吾講我知？」

「吾想妳擔心.....」

「由得我誤會，妳以為甘系最好咩？我系妳女朋友丫！我吾想咩都妳受晒！甘妳當我系咩丫？」

「妳都冇聽我解釋。妳一開始就冇信我。我最需要妳果陣妳喺邊丫？」我有點不悅。她咬住下唇，眼眶微紅：「甘妳真系同人上左床。妳冇諗下我感受丫？我點知啫！」

「甘我可以點？我都認左錯啦，妳仲要拎番件事黎講！妳甘介意既，米同我一齊囉～我上過幾多件，自己都冇數喇！」我一時意氣，說了出口方知衝動了。

「伍愷文妳再講多次？」她掉下淚來，我低下頭，空白一片的腦海未有為錯誤及時糾正。她正要開門離開，我頓然拉住她。

「講多錯多，我會用行動證明比妳睇。」我有多著緊妳，相信在我緊握妳手那刻妳應該感覺到。對準了就吻向她那濕潤又溫暖、微微懍抖著的上下片，舌尖在她上鍔前後徘徊，又反到她舌根，感受她每一下舌擺。右手早已情不自禁地環遊世界，特別在珠穆朗瑪峰山腰繞圈子，拇指磨蹭著峰頂。她靠近我，讓我感受她的一呼一吸、一起一伏。

她推倒我在椅上，坐在我雙腿上。左手在她肉臀和美腿左掃右掃；右手遊到她嫩背，鬆開她的縛束，半球型的白滑大奶褪現眼前，適中的乳暈在校服恤衫後若隱若現，從來也沒錯看的美胴體。我拉高她上衣，將唇移上去，一直看著她的巨丘，她很害羞，溫文地說：「做咩甘樣望住人啫.....」

「甘索，洗咩收收埋埋～」我輕輕愛撫她的腰、小腹，含著乳頭，用舌尖舔弄她挺立的美點。「嗯～～吾好啦～～～」她有點閃縮，卻又一臉享受。我給力吮，左左右右，她羞答的任我魚肉。

腳步聲就忽然在門外出現，方吾系果四個大細路一直响門口冇走。「愷文，妳幫我戴番啦～有人呀。」她的臉確是紅得厲害，而且身軀跟我一樣焚燒著的熱。我邊為她戴胸罩，邊與她來個最後濕吻糾纏，我們邊吻邊喘息。

「呢兩支靚貨喎～」他們推門進來，我和嘉善裝沒事，各自看著手機。我按進與她的whatsapp聊天室。

「應間...去州際.....好吾好丫？？～20：10」我寄出不出一秒，她就回了我。

「不如試下四季.....???～20：10」

「聽晒妳話啦女神大人???～20：11」我留意到她偷笑。

「小文子～～～？～20：11」

「奴才在...妳隔離～??～20：11」連四個大細路都見到佢偷偷地笑。

「??~~~20：11」

「?~~~~20：12」

「仲偷吾偷情？((被發現...望下d大細路啦???~20：12」她拾起頭望一望，沒有回覆我。

「爸爸媽媽，我差d吾記得左今日約左我女朋友黎.....」我假意看看錶，嘉善第一個驚訝極了，然後他們四人也呆了，凝望著我，仿似我劈了腿似的。

「正式介紹，我女人，賀嘉善。」我繞著嘉善的肩，把她靠近我。嘉善醒悟過來，很甜地著，用肩膀嬌嗲的撞向我。他們四人對我倆奸笑。

1.33

我和父親都出於一絲自私。父親怕警方喪七兩邊夾攻，以金盤洗手換取賀uncle, auntie用盡人情牌，出手相助；我媽還是個「大鱷」。而我，也是想喪七、劉熙和芷菁知難而退，所以依靠賀uncle,以避一時風頭。以賀uncle黑道的結交，怕不能撐多久，因為對手還有「和進昇」，勢力好比我們。「和進昇」叔父們跟袁萬華交情甚好，但袁萬華至今一發不鳴，我們還是要見步行步了。

「你你你為了愛情，今宵不冷靜……」「喂到我丫……」「甘難聽，死開啦……」「我系要唱！你你你為了愛情……」

我、嘉善、還有四位識了五年或以上密友租了k房唱個晚上，當中不乏上次船p的摯友，打算狂歡暢聚一晚，將所有問題通通拋開。

「唱歌最好聽果個成晚冇掂咪喎～～唱情歌！唱情歌！唱情歌……」他們就嚷著，把咪塞在我手中。「吾小心簡左歌比妳添。岩吾岩丫文少？個key 應該岩岩好！」他們選了王力宏的「forever love」。

前奏時，他們就嚷著：「賀嘉善！賀嘉善！賀嘉善……」我心思也被叫亂，遲了半拍入。

「愛妳，不是因為妳的美而已……」「嗚～～～～」我也害羞起來。他們把嘉善推到我身旁，我邊唱邊留意她的反應，越唱越情深，他們則安靜的聆聽著。歌唱完了，他們就拍掌尖叫著：「嗚……」

「唱得甘好聽，吾怪得甘多囡囡埋身啦～黎多隻～」「我點左小酒窩～」「合唱！合唱！合唱……」「shhhh……」

「我還在尋找一個依靠和一個擁抱……」我負責男聲部。我聲線中音，不沉厚不尖銳，上至女高音下至女中低音亦可；她聲線較柔較尖，高音較合適。「幸福開始有預兆，緣份讓我們慢慢緊靠……」她唱歌很甜美，像觸電般把我連起吸引住；看著她天使般的右邊臉，S形軀殼，我無法不著迷，無法阻止自己有親下去的念頭。「小酒窩長睫毛，是妳最美的記號……」我邊唱著邊爬到她身後，讓她坐在我身前，由我一手擁著。「嗚～～～歌王歌后兒童不宜丫～～～」「我地黎～」他們搶走我們的咪，坐到前排背著我們把歌繼續唱完。

我將她蓋住了右眼的劉海撥繞到耳後，手指背柔細地滑在她留香的嫩頰上，鼻尖由她鎖骨，一下一下，掃上臉頰。她的頭一轉右方，我的唇片就跟她的唇片淺淺的觸碰上。她深深的吻下來，比酒更醇厚的味道湧上心頭，心湖一波又一波的蓮猗，這種感覺，像矓中和風，昊天豔陽，暉上楓林，霜雪之炭。難捨難離也分開了，相望而笑；我擁著她，未肯放手。

「我飲歌我唱！」「twins 喎，舊歌我得…」「如果只准許記低某幾年……」他們在前排唱，我們在後排享受。

「今次我幾大都吾放手～」我緊擁著她。

「甘我地吾洗唱K架喇喎，傻佬～幾時放開我？」她溫柔地說。

「我一攬就攬一世架喇～」我跟她咬耳仔。

「成日口花花.....」她合著唇，很受落。

「只想從前的溫馨，不數從前的罪證.....」他們唱著。

我摸了摸她的丘，手伸到衣領想要拉低她的Tshirt。她輕輕的掃開我：「咦～呢度吾得丫～」我一下子把她撲在沙發上壓在她身上，烘近她面前與她目光對上。

「伍愷文，我愛妳.....」我一下子親下去，右手在她臀部愛撫著，還有那夾著我身軀的長腿上游走。回到巨丘，我隔著她的上衣往上推揉，口腔沒有停止與她舌吻。她與我同時向前排望，不見人影，但有伴唱音樂繼續放。識做既衰仔衰女～

「嗯啊～～～～」「甘快濕既？」「嗯～～～妳夠肉麻.....」「乜妳中意架咩？」「嗯呀～～～中意，好.....嗯.....中意.....」.....

「I'll be your cloud up in the sky, I'll be your shoulder when you cry, I'll hear your voices when you call me , I am your angel.....」我跟她來個最後合唱，正好午夜完場。

「嘉善，知吾知劉熙搵番佢婆婆未？」

「妳顧掂自己先啦！再甘搞法，妳黑二代既身份會曝光，點入U丫？我爸爸頂吾到你地好耐架炸。」

「吾驚喎，今次單野喺學校都冇事冇揚到～吾好甘擔心，我會handle。」

「Shhh.....五點方向。」她放輕了聲浪。

「潮草呢隻狗.....」

「但睇黎吾系跟住我地喎～」我留意到袁萬華走在最前，與他們有一段距離。

「隔離有個女仔，好似同佢好close甘.....」嘉善走前兩步偷望。

「袁心柔？」我心裡嚇了一大跳。

1.34

學校「出貓」一事，本來我差點被誣衊了。但最後关頭歐陽朗忽然倒戈，現在袁芷菁和劉熙反被訓導調查有涉及試卷的秘密交易，泥菩薩過江。

「吾好覺得好戲劇性，只系我既小決定啫。我又冇野比人威脅住。」歐陽朗放學後主動找我聊天。我笑了笑:「多謝。」他對我這句話感到受不起。

「我為左個第一差d連良心都想出賣，妳仲多謝我，妳系米傻架?
我仲幫佢地打左妳一身，仲...想拆散妳同賀嘉善。」他那副樣子一樣自大，但仿佛沒以前般令人討厭。我淺笑不語。

他被我氣笑了。「其實有人一直幫緊妳，有機會既，妳親自多謝佢啦！吾系佢，我都仲好執著要贏妳。」他停頓一剎，再微笑說:「我會用實力，同妳文鬥落去，吾好甘得戚!」

「奉賠到底!」

很奇怪，喪七在一夜之後竟渺無音訊，連「和進昇」亦按兵不動。據悉除了賀uncle出面調停之外，袁萬華亦下了旨，緩和了社間不和諧。

「令嫻，我已經叫左冷爆打探袁萬華想點架喇。」

「洪生，萬華吾會好似你諗甘用呢樣黎威脅我地，要我地將「二龍生」既生意交晒比佢架。佢吾系呢種人。」

袁萬華不知名的目的令我家坐立不安。要知他幫助我們是有什麼目的，會有誰知道?
我先找溫國恆替我收訊。

「師父，袁萬華二十年前結婚，老婆五年前病死左，佢同佢妹養大個女。佢個女對佢撈偏毫不知情，純過隻羊，依家响港島band1
名女校讀form5.....」他未說完，我便打岔:「佢個女叫袁心柔。我想知袁萬華同我阿爸阿媽既事。」

「師父，呢個真系八吾到。」

「吾緊要。」若要得知更多，看怕要由他最親的人入手-袁心柔。

「愷文，終於一天都光哂! 冇人拆散我地，妳同uncle
又冇晒事。」我陪了嘉善去逛街。之前的事已經令她為我憂心不少，這回只可瞞住她暗暗調查袁萬華。我答應了，不要她為我擔驚受怕。

「嗯! 有咩事都有我，天跌落黎有我撐住。」我握緊她手，很真摯地說。

「老套! 又系呢句。」

「有三個字仲老套，不過妳一定中意! 」

「邊三個字丫？」她裝傻地低聲問。

「第一個字係我，第三個字係妳。」我弄亂她的劉海，她輕輕撥開我手，心急地抽住我衣服:「第二個字呢？」

「自己填上去啦~」我靠近她耳邊，輕佻地說。

「喂呀！」我走她逐。

她來捉我，反被調皮鬼馬模樣的我從後抱住。「冇得走喇。」

「有本事鎖我一世!」

「怕妳有牙賀嘉善！」.....

好不容易安置好這個傻婆，獨自拿了三瓶rose，到那個海濱，靠攔而站。喝了數口，掏出手機，loop 到袁心柔的電話號碼，猶疑了一剎，還是按進whatsapp她的聊天室。她在線上。

「hi益力多, 我系伍愷文～～～20:20」

「hi?~~~~20:20」她秒回了我。

「依家...得吾得閒? 我喺上次果度～～～20:21」她已讀不回。

我等了一會，有點急性子。剛按下致電，打算找她，一陣電話聆聽在我身後响起。我驀然回首，她就站在我身後，與我對望而笑。

1.35

「妳又飲酒？」她指著我那三瓶rose。

「陪我飲好嘛？」我裝有醉意，烘近她。

「我...吾飲酒.....」

我坐到長椅上，呷了數口酒。「我飲幾啖架炸。」她閉上眼，爽快地乾了幾口。我也喝了數口。

「我阿爸阿媽夜鬼黎，夜晚先做野，鎖吾住我。妳呢？」

「我媽媽過左身喇。我掛住佢。爸爸好忙，佢話自己做生意，但又冇講咩生意。成日得阿姨同我一齊.....」我又呷數口，把酒遞給她，她也匆匆喝了幾口。她喝酒的樣子很可愛，但顯然是對酒液無興趣。

「妳...讀書好叻架？我知...妳肯定係個乖乖女.....」我開第二瓶酒，一口氣喝了三分一瓶。

「吾算啦...不過，又可能係掛？」她神色有點呆滯，臉頰帶潤紅。我把酒遞給她，她呷了幾口。「爸爸對我好嚴架.....連拍拖都吾比。睇妳...實好有經驗啦.....」她對著我傻笑，有點興奮狀態。

「我以前都幾爛滾既~」我放柔聲線。凝視著眼前這個人見人愛的小純，心中總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感覺，什麼防火牆都不攻自破。我從未遇過這種人。

「嘻嘻～睇吾出喎.....」

「妳讀女校米岩晒？妳阿爸都吾想妳拍拖~」她淺笑不語，與我對望一剎，我的gaydar就有反應了。「自己人？」我喃喃自語。還在思索，她就親到我臉蛋上。點解，我解釋吾到系咩feel，但同佢相處，我有d上癮，好舒服。加上醉意，我總系有d火蕩。佢嫩口，佢純，但嘉善先系我心中既唯一；但，我又拒絕吾到佢，
放佢喺fd list又放吾落手。

「陪我任性一晚？」她靠在我肩上，繞著我手。

我同佢喺君悅酒店開了一間雙人床房。令你失望喇，我同佢真系乜事都冇發生。一到房，她就拉我上床。她輕輕褪下上衣，剩下胸罩，讓我繞著她纖腰，在我懷裡甜睡。她憩睡的樣子，不禁令我傻笑。我关上燈，就入睡了。

我醒來，她還在跟周公約會。洗了個澡，叫客房早餐時她就進了洗手間。

「room service~」「ok thank you~」「thank you
madam！」來了兩份吞拿手三文治和兩瓶橙汁，打發了服務生，我咬住三文治，走到落地玻璃前拉開窗簾。

忽然有雙手繞在我腰間，雙峰和臉蛋頂在我背部。我微微回首，乾淨的小白豬一臉滿意地伏在我身上。「妳邊係衰人啫~我覺得妳好好。

我想走堂丫，我想個高中有任性過既記憶！妳甘多經驗，可吾可以帶我去玩丫？」她搶過我咬住的三文治自己吃，邊吃邊在房內走來走去，傻呼呼的又走到我面前。

「妳阿爸會吾會鬧埋我架？」我大字形躺在床上，看看她。

「仲以為妳系天不怕地不怕果種硬淨既女仔添~ 會丫可能！」她坐在我身旁，作弄我。

「太多野要兼顧既話，我都頂吾晒既.....」我呆看著她。

「睇妳都系乜都自己咩起既人喇~
甘啦，妳個天跌落黎，我陪妳撐住！」她的笑容比繁花燦爛，酒窩比漣漪更渾甜，直率的拍拍我肩。

「甘今日就我陪妳玩住，好冇？」我鬼馬地向她戚眉。

「有咩吾好丫？」她也向我戚眉。

「食埋早餐行啦。」

「仲以為一份兩份分，sorry 丫！」

「依家就要喇~」她分一份大份給我。我掏出手機，螢幕全黑方記得昨夜沒充電，又沒充電器。罷了，回去再告訴嘉善吧。

「食完喇食完喇~行啦！」

「喂房卡啊！」.....

1.36

她雀躍地拉著我逛逛街，坐坐電車，吃吃大排擋，已經到了下午。

「去機鋪！我甘大個女未入過機鋪架！」

「下？甘睇黎我去開既地方對妳黎講仲陌生～不過機鋪，我都好耐冇去loo~」

「行啦行啦！」

「我玩呢個！」她坐到駕車遊戲座椅上。我也毫不客氣與她對賽。才開始不久，她的跑車老早被我拋遠。我的技術亦吸引了人圍觀。

「仲話好耐冇玩，榜首lor~」她膨著腮埋怨我。我取笑她，傲慢地指著自己說:「我有個朵叫水鬼車神！細路，想贏？練好d
啦～」中三那年，學校機神學會舉辦了聯校遊戲機比拼大賽，與另外兩間學校-河可三中學和天主教洛川紀念中學。我的紀錄是不敗之軀，更憑「鬼影飄移」奪得車神一名，加上三間聯賽中學也有「水」字名，所以我被封為「水鬼車神」。可惜辦了一年就停了。

「黎多鋪！」「放馬過黎～」她也是敗给我，但她望向我那堅定的眼神，令我覺得她不一樣。「哦，我掌握到妳既飄移喇～今次我贏到既話，妳有咩罰!
」跟我說罰則？好！「如果妳練贏左我，我咩住妳玩跳舞機又點話!」「殺妳！」

我和她鬥得不相伯仲。最後一彎，我的飄移把她拋開，誰知她遲我半步跟足我步法飄，入了內彎，拋出半個車位沖線。「好野！！！」她興奮得跳起，我被她那份傻氣得笑了。

我站起走了兩步，她一下子撲上來我背上，讓我揹著她。「妳系石頭黎架？」「石妳個頭！我好重咩？」「吾算啦～」我拋了她一下，「喂丫！」她抓緊我。「去玩！」「去玩我牙？」「想吾認數牙車神？好多人望住妳。」

音樂一起，很多旁觀者在看我玩。「上，上，左...左！」她激動地叫道，我仿如烈日下做運動一樣。「轉身！.....」跳著就投入了，每個節拍也很標準。「woo hoo~~
好勁丫車神！」她舉手狂歡，我立刻把她捉緊時，碰觸到她的臀，心思忽然慌亂了。跳完最後節拍，立即將她放下。全身，連手心也冒汗，心思未定還在喘息，她就拿著一塊紙巾溫柔地為我拭汗。看到她比我興高采列的笑容，我也率真地笑起來，到底，她對我而言，是有種無形的感染力。我也回想不過，上次率真的笑，是何夕。她目光從我額角滑落，我立刻迴避，不敢與她有直接眼神交流。或者我有一刻當真怕會「中招」。

「跟住去西貢夜釣墨魚！」我真系吾知比佢笑死定激死。

一輛小船，坐了十個人，兩個指導，給了漁絲魚餌就自由開始。六時半天色已經接近全黑，只亮起船頭和船身淡暗的照明，四周異常寂靜。我坐在她身邊垂釣，她那塊模樣是何其認真。「有野！」她盡可能壓住聲浪地激動。她出力收魚絲但心有餘力不足。「幫我捉住我手果個位呀！」她有點心急，一手把我手放在魚絲上。「用力！」她的手觸摸在我手上，我害羞得立刻縮手。誰知魚絲就往海裡垂落。她立刻撲前捉住魚絲，半個身在船身外。「小心！」我嚇得馬上捉住她，手和手臂敏感地圍在她上圍，軟綿綿一團上，但這回不能放手。用力一拉，魚絲也斷掉了，一條一斤多约兩斤的東星斑躍到船

內，坪坪地展示自己的新鮮。「哇~~」雖然不是墨魚，但也足夠任我倆和其他人驚歎。

「妳.....流血？」我隱约看到她左胸衣上有一攤血跡。她望一望，「吾系我，系妳隻手呀！」她立刻為我右掌心一大道相信是被漁絲磨傷的血痕止血，又借來急救包。「妳件衫.....吾好意思呀～」「仲講sorry?
妳吾痛架咩.....傻架妳，我應間換米得lor.....」她與我對望，我有種抵擋不了的衝動。我喜歡她這樣的隨和，但我很理性。

上了岸，她胸前的血跡老是遭人左右顧盼。她被看得不好意思，我也感覺不良好。「我架艇反正今日泊西貢，妳黎換衫先！」我把她帶到我的遊艇上。

「乜妳甘有錢架？」她毫不客氣四處參觀，不太相信我。我坐在吧桌，喝了數口威士忌。

「妳又飲？」她想搶走我手上那杯中物，我左避右閃，一口氣把酒干掉。「哇！好啃！」我伸伸舌，口腔以至全身也很灼熱，已經開始略有醉意。「酒鬼！」「我拎衫比妳.....」酒氣就是慢慢上腦，自己亦有些拖著身子。

她接過衣物，就脫下上衣。我醉眼凝視著她剩下黑色蕾絲邊胸罩的32B和益力多般的腰，目光留戀地打量她，腦袋早就被酒液浸得滿溢，空得像沒有思想的酒杯。

「咸濕～」她對我有意思。我手指在她蕾絲上打轉，鼻尖和唇在她頸和臉近距離烘掃，手終於禁不住揉了一下奶，另一手撫摸她的細腰。頭重又晃，身也有一些軟，靠依在她身上，再拉高她的胸罩，揉了數下奶。深紅色的奶頭，碗形的美軀。「好滑～」我用指頭輕輕摸著，她害羞地把面轉向我，碰上我唇瓣和鼻樑。她親向我，沾濕我的上片，再用舌尖吻壓我下片。她不懂回應我舌頭在她口腔內的動作，很單純地與我濕吻，那管鼻子撞上多少次。很暈眩，靠在她身上很舒適，很墮很重，仿佛累得無意識地睡著一樣.....

1.37

係米我做「溝女王」做得太耐，吾記得左身邊已經有個女人？點講都好，我都叫出左軌。但我總系無法拒絕心柔既和善同感染力.....我既然已經收左朵，就吾應該再負人。吾好甘犯賤喇伍愷文！

「我地今日既證供，足以令劉熙同袁芷菁冇U讀同被人炒架喎。」歐陽朗和我在進副校室前對話。劉熙和袁芷菁確實有私底下的交易，已經有一個大過，若今次再記，缺點就會交上大學。如果她不是頭五名，或者沒人會管。

「你會吾會幫我一個忙？」

劉熙和袁芷菁站在陳副校面前，眼尾也不敢看我一眼。

「伍同學，劉同學同袁老師有冇喺訓導室打過妳？」副校很認真地問我。

「冇！劉同學成日教我地數學。」我向歐陽朗單眼暗示。

「系丫！劉熙數學實有星架。而且都係靠miss yuen 既notes,
我先考得甘好。」這個陳副校最重功勞，我相信我的對策是百試百行的！她一臉平靜，點點頭，將我倆打發了。

「佢地打妳，搶妳條女喎？」歐陽朗一臉不解。

「你都系幫兇啦可？」我微笑，手插褲袋，與他回去上課。

嘉善今天沒有上學，whatsapp又沒有在線，最後上線是昨天20:49。我致電給她她又沒回應，我就著急了。她昨天致了五個電話予我，我剛剛才有足夠的電量看到。

「點解要幫我？」劉熙回來了，再低聲說:「我阿婆冇事喇。」我淺笑不語，繼續嘗試找嘉善。

「佢琴日打比妳打吾通，我全日同佢一齊，睇住佢睇到今朝。佢依家响我屋企訓緊。自己女朋友病左都吾知，我吾再用手段都贏到妳啦！」我緊張地瞄向她，有一刻想對她動手。然而我確實是有問題，還麻煩了自己的情敵，難道還會是她的錯？

「ok, today we will do some pastpaper.....」

凝望旁邊空下的位置，除了擔心她，就想不到什麼。拂過樹梢的秋風仿佛也諷笑我的不該，從未覺得課室外那棵細榕如斯孤獨和無奈，班房的一隅一何乏味，仿若霎眼已到拂曉。

「喂。行啦。」課室空無一人，相信已放學，只有劉熙在我面前。我抬頭看她，她冷咧地吐出一句：「跟我去睇嘉善啦。」

「妳冇事嘛？」我撲到床邊為躺臥的她感受額上溫度。「有冇發燒？食左藥未？依家覺得點.....」我一連串問過不停，她弱小而嘶啞的聲線打岔：「我ok啊。食左藥有d効。」

「對吾住.....」

「下次帶尿袋出街囉傻.....咳咳.....」

「我煲粥比妳食。」我順一順她的氣，便站立起來。她冷冰的手拉住我，還跟我說笑：「少爺仔，妳d粥食吾食到落肚架？咳.....唔。」我覺得自己很差很歉疚，也擠出了笑容。她坐起來，我和劉熙也上前協助，她對我倆微笑。病容確是令她的笑容黯然失色，但甜蜜總是會在。我和劉熙互睨了一眼，鬥著囂張。

「劉熙，吾該哂妳丫。我好左d架喇，愷文同我番屋企我ok架。」她和劉熙友好的對望無法不令我多想，但這個醋是自己找來，呷不得。

「點啊妳？」她也頗虛弱，靠緊我。「ok啊。」她總是有點腳步浮浮。下了的士，我在她面前背對她紮好馬。「妳做咩丫？」她被我逗笑。「我咩妳。上黎啦！」「壓死妳丫！咳咳。」「死喺妳手上，我願意喎~」我微微回首與她對望，她笑眼也變成彎月，跳上我背上，伏在我肩膀。

秋風漫步海上，天涯海角有窮時，唯有挌過的步伐是無盡地被記載。秋風是溫暖的，即使換來了春夏冬，也不會變。柳哥哥被風兒打動而點頭，又似向我們跟前的路作歡迎禮。她永遠不會是我包袱，因為她刻了在我心上。

「愷文，晚霞好靚丫！」日已躲到城市後，黑暗吞噬拂曉，山腰俯瞰之景，有誰更好？心湖上千重浪花，還不及一個字。

「望多陣好喇，呢度大風。」

「妳幾時變到成個緊張大師甘架？」

由愛上妳開始。

1.38

接近了袁心柔，資料還未查獲，身體就敗給她。但我的心，始終在賀嘉善處。袁萬華打什麼鬼主意，我還是要知。

「妳阿媽用幾趟生意私底下同袁老大換和平。賺少幾廿個，妳曉吾曉啊文少？」冷爆安插在警隊的黑警熱狗，專責調查三合會，很精心才安排得與他會悟。「袁萬華既事，除左佢本人、妳阿爸阿媽知，可能就冇。佢系個咩人，恐怕得佢自己知。妳吾知好過知啦！」那我更加要知。

「愷文～我想見妳呀……～20:30」心柔傳了個whatsapp訊息给我。

我猶疑了一闕，回覆：「好。我依家過黎。妳响邊？～20:31」

「第一次遇上妳……～20:31」她就不在線了。

「如此天佳夜色良辰美景，美人，搵朕何事？」我一步步，滿腔詩意地走到獨倚欄杆的她身後。

「甘我洗吾洗拜見皇上呀？」她回個頭，一臉陶醉。

「矣，不必喇～」

「好漏打呀妳！」

「邊個教到妳壞晒架？識妳果陣邊系甘架！」

「姓伍果個囉。」她撲咻一下伏在我肩膀，在我頸上深深吻了一下。

她拉我坐到長椅上，然後一屁股坐在我大腿上，繞在我頸上，鼻尖貼在我臉蛋上，傻傻又斯文地笑著。「做咩啫？」我斜視著她。

「果晚……好舒服……我想……」她含羞答答。怎麼我竟想到她家，看袁萬華的秘密。

「嗯？咩呀？」我沒有專心，只在構思如何可以知道袁萬華打什麼主意。

「咦～妳都冇解既……」看她繞著二郎腿在我腿上磨著內側，不會是找我出來「救火」吧?

「啊？妳想去邊丫？」她忽然站起，狠狠拉住我拔腿就跑。

「我屋企最近，就我度啦。」她被我啟動了情慾開關以後，仿佛將多年的壓抑拋開，說到這些，就連身子也拋出。

「但系妳阿爸……」我未說完，她急急打岔：「佢同我阿姨去左街，至少今晚夜d先番丫！」野性狂想曲，跟溫文的古典音樂簡直南轅北轍！我真的嚇傻了！

「心柔小姐晚上好。」

她住的是覆式海景洋房，比我家的空間小一半有多，有一輛房車，一個管家。我還未欣賞到什麼，她已把我拉到上層。我看到一間甚有古典味的書房，門是打開的，而且有一股古龍水氣味。

她慾火焚身，一到床就自己脱光，又把我脱光。但我腦海沒有這個需要，只是左思右想那間書房的佈置。

「嗯～～～～入d.....」她捉住我手指慰藉她濕潤的小菊，又捉住我另一隻手在她的丘上磨蹭。我的身體雖在她之上，但魂魄在計劃到房中瞧瞧。「嗯～～～～嗯呀.....呀.....」汁液流滿全手。要是袁萬華不把重要的東西放進書房，那我豈不是大海撈針？「大力d.....嗯呀～～～嗯.....」又要是袁萬華或袁芷菁突然回來，那我又怎麼向心柔解釋？到時候連基本資訊也收不了，叫我和嘉善以後的生活怎得個心安呢？

「我...我...急呀.....嗯～～～愷文～～嗯～」她不斷磨著我身軀，鼻尖唇瓣在我臉上頸上徘徊，喘息不停。她不安又害羞地扭動身軀，等不到我一個答案就來了轉潮吹的射液，把我渾身弄濕。她的臉頰好比烘爐，夾著雙腿喘速著，有點攤軟。我向她單眼。

「一齊沖涼丫？」她比貓更嬌嗲。

「我辦大事，跟我？」

她知難而退：「甘我去房尾沖啦～」旁邊就是書房。只要她到了房尾，走回來也隔了三間房，我就可以進去。

1.39

我邊洗邊計劃著書房的事，想到我起碼可以掌握袁萬華一丁點的想法，心思就安定下來。終於可以過番d好日子，亦都吾洗好似利用左心柔甘，自己都吾好過。

浴廉忽然被拉開，赤條條的袁心柔踏入企缸，從後抱住我。

「我就系要同妳一齊。」

水從上方灑落我倆，我深深感受著她皮膚的溫度，和每一波心跳的起伏。

「心柔.....」她的豔唇從我頸窩掃到唇上，軀體蛇行到我面前，與我對望濕吻著激情。她跳上我身上讓我抱著她，我抖振的唇瓣與她分開了，10CM距離間與她深情對望。

「我想知妳諗緊乜。」浴室的蒸氣令我腦袋昏脹。我在想什麼？我也不曉得。

「我從未遇過妳呢種女仔。」

「甘...係好定壞？」

我沉默微笑。

「我係個大壞蛋，唔值得妳對我甘好。」

「乜...我控制倒既咩？」

我毅然拉開浴廉，擦乾淨身子，穿好衣服，走出她的房間。我的腦海無法正常運作，無法問，也無法答，只剩下軀殼。

「伍愷文！」她穿上浴袍就追出走廊，走到剛貼近欄的我身後，從後抱著我。乍見正下方大廳仰視著我倆的、不知何時回了來的袁萬華和身旁那人，你眼望我眼。最驚訝的是，那人竟是賀嘉善！我是否應該要問，她怎麼在此呢？我和心柔只好沿樓梯走到大廳去。

「爸...你...番左黎既？」我望向嘉善，然而嘉善沒有與我有眼神交流。這一剎我已經清楚，她有多在意。

「心柔，上房先。」袁萬華把心柔打發了，請我坐到他身旁。

「既然妳地都响度，不如聽我講個故仔。」袁萬華這句吸引了我和嘉善的興趣。

「有對由細玩到大既兄弟,無論讀書定玩,都會一齊。但感情幾好都好,遇到心怡既對象,都系會傷感情。其中一個後生仔想買對個女仔中意既花圈送比佢向佢示愛,可惜,最後買到既系佢個兄弟。自從畢業之後，佢兄弟一心覺得佢會而為左條女對佢不利,結果連職業都要同佢分庭抗禮。誤會冇解決過。但係佢對個女仔一直都冇變過，即使我結左婚有個女，呢點係真既.....妳信唔信都好，妳都係佢個女。我知道妳地搵我係為左呢件事,我亦知道我既身份冇法令妳地諗得少。我個妹同我下屬果度，我會再努力處理。原諒我人在江湖，大家各懷鬼胎。」袁萬華根本不是傳說中給我的那種感覺，反而是很脫俗

，同時很痴情，不像一個黑道中人。我不選擇相信，但我選擇不執著。反正我們不想再干涉，而且，見招拆招吧。也許袁心柔的出現令我知道，多完美的計劃也可以有意外吧?又也許，我腦袋真的真空了。

「嗯。」我打算離開。

「唔通呢個答案就滿足到妳？」嘉善問。

「我系米令妳失望呀?」我回個頭,苦笑。

「系米我做得吾夠好?」她這句雙关，我不會不明白。

「對唔住.....」

「不如妳話我知，我可唔可以再比多次機會妳?」

我不發一語。

「嗯。」她臉無表情,離開之途肩膀狠狠撞了我一下。

我係米要，講d咩野甘？

1.40

一刻煙火的璀璨誰也駐足，但我仿佛被景致亂了陣腳。我無法用言語讓她清晰明瞭，就連對著自己也一言難盡。

整整一個星期沒跟她聊天，她就只跟劉熙出雙入對。下學期換了新座位，她刻意與劉熙坐在我前方，老是低聲說、高聲笑。我就是想不到怎樣可以對她重新打開話匣。其實不單這樣，劉熙前兩天也post
了ig文皺皺的寫什麼「能與心上人同一屋簷下……」，還有嘉善的影子。嘉善之前也到過劉熙的家，那……今晚的張智霖演唱會，我還去好不去？下星期的平安夜我還訂了自助晚餐……

「妳同嘉善做咩丫？」梓桐成為了我的新「鄰居」。她祖父是個退休警司，但他的正直沒有影響梓桐對我這個黑二代的價值觀。

「咩做咩呀？冇野。」心底卻納悶一片。「聽吾聽書呀？」

「妳想…？」

「陪我去玩陣？」

我帶梓桐走進我們其中一個地下賭檔。「大輝！細龍！出黎！比張枱我！」「收到！文少。」兩位豪放大哥為我準備好一張枱玩百家樂。管「黃」數、向來與我和父親數有交情的車擰哥也在場，在我面前斟了兩杯干邑，遞上一杯給我，坐到我身邊。

「文少妳新女丫？」他指著坐在我身旁的梓桐問。「舊菜。」我呷了口酒，便下注買了三百元庄。「派好d呀！」大輝也站在我附近，命令著荷官。

「我地今日多左條新女，嫩口菜，馬伕仲未試鐘，就响樓上。文少，食吾食？」牌到枱上。「四邊四邊……」我和梓桐嚷著，「吹！…吹！…」

「庄八點，閒四點，庄贏。」

「叫條女黎陪我！倒多杯比我！」我又很不客氣地拉梓桐坐到我大腿上，撩著她的衣襟調戲她，「我冧庄，妳話好吾好啫？」我買了六百元庄。兩杯干邑的濃度足以使我異常興奮、渾身是勁。「愷文，吾好飲喇。」她將手蓋在杯子開口上阻止我。「我有分數！」

「阿嫂！」「阿嫂~」

「妳想避我避到幾時？」

車擰哥帶來的竟是賀嘉善，這個車擰確是可愛。

「妳同劉熙一齊…系米有安全感d,
開心d丫？」我再呷一口，酒精上腦速度比想像中快，我很清楚自己挺醉。

「伍愷文妳講咩丫?

果個女人妳識左幾耐我都吾知！妳有冇當過我系妳女朋友？仲有...」她藐視了梓桐一眼，梓桐就立刻站起來，嘉善含著一泡淚再接著說:「我想妳解釋。」

「我.....不如妳話我知，妳系米喺劉熙度過左兩晚夜--------」

「系又點丫？我會好似妳甘同人上埋床咩？系丫！至少同劉熙一齊我吾洗諗佢會周圍yo女，我寧願冇同妳一齊過呀！我真系好辛苦妳知吾知-------」

「禁委屈妳，甘...吾好一齊囉！」

「伍愷文！記住妳今日講過既野！」我醉得倒在賭桌上，頭重重，斷片前無力地目送她，連自己說過做過什麼也不太清楚.....

1.41

醒來驚覺已到夜晚，我毫不猶豫地跑到張智霖演唱會去。我想她在場，我想告訴她我剛才只是醉了糊塗，我不想失去她！但直到開場後一會兒，我等到的，只有劉ig上post的一張與賀嘉善的親密合照，背景是這個演唱會的前排座和正台位置，還有很大個張智霖。

「大家好嘛？...我今日送比大家既第一首歌，愛情已死，希望大家中意.....」

我手插褲袋，在一片激動的歡呼聲、華麗的燈光音效中，黯然離開。

「能抱下去　還有沒有餘力　辨認誰
能吻下去　還有沒有好心情　能沉睡.....」

走出紅館，在海旁踱步。我停在欄杆前，幻彩詠香江開始了，情人一雙一對。我乾笑著，眼角就垂淚了。我立刻把淚拭去。我真系吾知自己想點，我吾知自己可以點！想愛又不敢再傷害她，她痛我心更痛，心情複雜得我不懂用筆墨描述，也從未嘗過這樣。我的胃就偏偏在此時也要耍我，痛得很厲害，我捂住胃，打算去找個座位。

「愷文？」我看到袁心柔和一名同齡女性同行，上前扶我坐下。

「我同朋友行海旁，又甘岩既？妳冇事嘛？」我已痛得睜不開眼，有點軟弱無力，無法回應她。

「妳走先啦？我依家call白車，我陪佢ok丫。吾好意思丫。」「吾緊要啦，妳個fd冇事就得喇。我等白車黎到我就走喇。」「吾該晒妳丫。」.....我劇痛一下，影像就全黑了.....

「小姐？妳冇野嘛？妳聽吾聽到我講咩丫？」我醒來在急症室，醫生正為我檢查。「嗯。」「頭先發生咩事呀？」「胃好痛，跟住...就暈左。」「妳系米成日胃痛？」「算系啦。」「我建議幫妳做個詳細d既檢查。頭先做靜態心電圖發現妳有d心律不齊。不過成因有好多，所以想同妳做詳細少少。」「哦。」

終於安定坐卧在病床，袁心柔坐到我身旁為我倒了杯水。

「夜喇，妳番去啦！」

「我擔心妳。」她烘近我。

「我冇野喎，頭先吾該晒妳。」

「妳系米...吾開心？」還是收藏不了自身感情。

「果日妳見到果個女仔，系我女朋友...em...前女友。」我的胃又隱隱作痛。「冇事丫嘛？」「我ok。」

「對唔住。」我對她說。

「我feel到妳好愛佢。不如我幫妳同佢澄清？」她的樣子有點矛盾，但又那麼善解人意。我搖頭:「如

果妳女朋友係個花心玩家，妳比過左一次機會仲會放心再比咩？我唔值得妳對我甘好，妳同佢都太好人喇，唔應該遇到我，太唔公平.....我覺得我太濫情，好似唔識平淡呢兩個字點寫，真係當正自己係皇上，乜都奉旨。」我冷笑兩聲，目光多麼的空洞。

「睇黎佢比我更了解妳。應該識左妳好耐喇可？...不如妳當所有野過去左，重新黎過？妳將真正既諗法收起晒，唔好話我啦，就算係識左妳十年既人都唔會清楚妳諗乜架。」

「我係米唔應該再講愛情住？」說著，我眼簾把淚珠垂落，我一下就抹走，狠狠忍住。

「妳係米應該諗下，妳愛人既表達方法系米用錯左？妳仲覺得逃避係解決到問題？...我係米應該慶幸妳冇同我講過妳中意我，成件事系我一相情願？」看到她流淚，我也很想大哭一場。

空氣死寂了，我崩潰地泣出聲來。甜久了，忘了傷和痛，苦和酸的感覺。對久了，忘了錯的感覺。得到多了，忘了本身就是一無所有。能令我徹底絆倒，無言反思，她是第一個。

1.42

最初，很輕易說愛妳，因為妳是我好知己。愛上妳以後，卻不敢說愛妳，怕的不是自己會不愛，更不怕妳會不愛，只怕說了做不到。讓妳不快樂，不安全地愛，好似如今，並不是我想看到的。不知我是否給自己太大無形壓力？還是「溝女王」做久了，連「我愛妳」三個字也變得虛偽？

「嘉善，聽日平安夜，我想約妳！」劉熙對嘉善有多好，我很清楚，即使她曾經不擇手段。

「唔喇~我有野做。」

放學後，她沒與劉熙一起走，反而跟我一樣留在課室做聖誕後交的讀書報告。其他人在聯歡會後也四去聯歡，唯獨我和她，一前一後默默地坐在課室。

「點解仲吾走？」我有意無意地問她。

「反正冇野做。妳米一樣。」她淡淡然地回應。

「不如...去感受下聖誕氣氛？」她回個頭，點點頭。

我和她，保持著朋友的距離，走到尖沙咀海旁踱步。我手插褲袋，她看著對岸風景，並肩而行，但沒有眼神交流。黃昏時的維港確是個大美人，加上四周的聖誕裝飾和海風的寒，無疑是令人舒暢的景致。路過一間面海的甜品店，我和她不約而同地站住腳望向內。兩年前我和她經常進去享受下午茶，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她在海旁走著，忽然就工起傍佗大雨來。我們狼狽也走了進走，那個傻瓜竟然問職員賣不賣他手中的兩傘！真被她笑死！

「不如入去.....」我和她異口同聲地開口，凝視著對方。

「行啦。」我微笑，和她一前一後的步伐走進去。

「都幾好氣氛啦可？」我和她各有各吃著自己的甜品，她打破沉默。

「嗯。當relax下~」我見她也吃完，便對侍應道：「埋單唔該！」侍應把單遞上，她想付，但我付完就跟她說：「就當多謝妳陪我過聖誕，我請。而且我地甘多年都冇計~下次妳既！」

「嗯。」

走出門口，我便問：「我地之前訂左聽日合和中心buffet，妳都應該唔OK啦可？」我和她對望了一剎。

「唔知呀，可能啦。我...番去先喇。」她勉強地笑一笑，掉個頭就走。

「喂！...」

「嗯？」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我目送著她的身影，自己也向相反的方向離開。禁不住再回首，她已經消失了在人海中。

「妳同嘉善一係就唔黎，一係就一個黎一個唔黎.....叫左妳，唔係認真就唔好一齊架啦.....」回到家，我把自己關在房間內，躺在床上，凝望著天花板。我激動地把桌上的東西都掃到地上，把枕頭充成出氣袋，能擲的都擲。隨手拿起一瓶威士忌就不停地灌進肚皮，卻又啃得我灌不下。醉醺醺，就躺在床上，一覺睡到天明.....

我唔想冇妳喺我身邊，但我唔想見到妳跟住我係甘唔開心.....

「聖誕快樂呀女~」「聖誕快樂呀老竇阿媽~啊係呢.....」我的房間整潔了，看來他們又被我麻煩到了。一大早就把我擁在懷內，我真的很感動。

「咩事呀傻女？」

「我想轉校。」他們被我嚇呆了。

「妳同賀嘉善做咩丫？仲有一年都畢業喇~」媽和藹地問。五年感情，我不懂繼續下去，亦不是一句就可以放下。何況，她在我心目中是多麼特別，我更不曉面對她、面對自己。袁心柔說的對，我是愛逃避。說不定大家可以互相忘記？又或者，我永遠不會忘記她。

「唔好問啦。」我還是放不下她。

Buffet時段我預約了八時半至十時。我沒有前往，卻獨自在灣仔海旁看海。差不多十時，晚餐負責人忽然致電給我。「伍小姐，我係頭先晚餐既負責人。請問黎既妳果一位朋友係米遺失左電話？本身我地仲擔心冇法聯絡閣下。」「系米白色既iphone 6？」「係呀伍小姐。」我冷笑一下。原來她就赴約了，但我確實無法面對她，怕她又會因為我而哭，又會吵起來。「伍小姐？麻煩妳黎一黎？」「不如你等佢番黎拎啦。」「但係我地要山門喇...」最後我還是去了。我站在合和中心門口，看到那個傻瓜急性子地跑來，留意到我，便放慢腳步走向我。

我把手機遞給她。「最後妳都係冇黎到。」她臉上毫無表情。我沉默無言了一會。

「我令妳失望。」我終於開口。

「係！點解次次都要我開口先？我唔開口，妳就乜都唔講唔做係米？」她裝作平靜，歎一口氣，見我未有反應便轉身離開。我立刻從後抱著她，激動萬分地道：「賀嘉善！...」

「我唔想妳唔開心，我真係怕.....」我的胃忽然劇痛起來，胸口一片灼熱，四肢無力。

「愷文，做咩.....」她轉個身扶著昏眩的我，嚇得目瞪口呆。

「我.....」一股灼熱擁上口腔。我痛苦地吐了一大口。

「血呀！愷文.....」眼前一片漆黑.....

中秋番外篇

中秋番外篇～

「年年都同人地過中秋，今年捨得搵人地喇咩？」呢個賀嘉善又姣人。我被她挑起下巴，金睛火眼地蔑視著。

「甘我搵番班豬朋狗友喇～」

「喂呀！妳識吾識聽反話架？」

「好喇～聽晒妳話喇女神大人～」

賀嘉善和我正處於維園草坪，她緊靠著我，與我甜蜜地仰望著那十七年來最大的嬋娟。

「考下妳丫～愛妳既表現～估中秋既野。」她又擺出那副明明是傻，偏偏要說自己聰明的嘴臉。

「嫦娥。」我爽快的回應。

「甘...如果妳出軌～估中秋食品。」

「月...拵(餅)～」我捉住她的手輕拍自己的臉。

「咦～都吾好玩既～扮估吾到丫妳要。」

「妳d謎底好爛丫。」我很輕佻地與她對望。「咦～過分！」她含春地別個臉。

「拿，出軌我就再玩吾起喇～妳呢～.....」我撲在她身上，把她壓在草坪上吻向她，再加甜：「我淨係玩得起妳～」

「個月餅扁左喇～伍愷文～」

「我地以後都好似個滿月甘～hap hap py py～ 好冇啫老婆大人？」

「冇人做妳老婆丫！去睇舞火龍！...咦～妳d口水呀死輕佻鬼！我幫妳整果副螢光眼鏡戴住佢丫！...快d啦我都戴左.....」.....

祝大家人月兩團圓，享受中秋的快樂～～
(>﹏<)

1.43(大結局)

醫生說我飲食不定時，又經常喝酒，加上之前腹傷輕微鈍傷過胃部，所以胃出血。戒口、吃藥就當然，這小事何足掛齒！就只是我和嘉善的關係不是能夠藥到病除的。她只是淡然送我一句：「不如我地冷靜下？」我便知道她未能對我重拾信心。

我對這段關係不是玩票性質的，我是真心的，只是表達錯了也做錯了。森林好大，但妳吾會行得完。好既野妳錯過左吾識珍惜，就冇第二個機會。道理顯淺，但偏偏知易行難。仲記得佢話過，每個人既青春總系充滿住化學反應，一失足就會跌入情感珈鎖。戀愛呢樣野如果只系條1+1等於2既公式，甘言情小說就吾會每篇都有市場啦！可能妳對我太好？到頭來發現1+1還是1.....

農曆新年也過去了，一個月前的事仿佛是昨日的事。但很清楚，她和我是回到未拍拖之前的關係，只是我對她少了一分輕佻，多了一分踏實，少了一分調情，多了一分距離，少了一分親密行為，多了一分淡然。誰說愛只有激情？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我暗地裡愛她，暗地裡關心她，暗地裡保護她。誰說浪漫就是愛？也許待時機成熟，我會對她重新追求？

「妳比我認識既妳吾同左好多。」逸晴與我聚會，想給我一杯威士忌。

「吾洗喇唔該。」我點了杯紅酒。

「妳以前唔會唔飲威士忌架？」

「烈酒傷胃，佢講過既。」

「點解吾追番人呀？」

我淺笑不語。

正好看見嘉善和劉熙走進酒吧，坐在我們旁邊的桌子。「唔通佢...真系同劉熙一齊左？」逸晴低聲問。我沒有回應她。我知道她拒絕了劉熙，但現時她跟她比跟我親密。

「我撐妳～」逸晴搖曳地走向劉熙，不知用了什麼法寶，與她離開了我的視線範圍。

嘉善獨自在呷着雞尾酒。酒吧就是酒吧嘛，就是有男人走過去跟她搭訕，向她「拋眉弄眼」。

「靚女，自己一個飲酒呀？」一個自恃高大有型的年輕男人坐貼她身邊。嘉善沒有回應。他再進一步：「不如我請妳飲酒。」看他還是有點醉意的，眼角色瞇瞇地盯上她的心口。

「先生，檢點d唔該。」我走在他跟前，很客氣又帶點勁兒。

「靚女，妳系呢位靚女既邊位呀？」

「佢系我.....」我還未說完，她便打岔：「女朋友。你杯酒我飲吾落，你請過第二個飲啦。」

「晒曬～」他回敬了個很不禮貌的動作便走開了。我沒有什麼即時「回禮」給他，大概是沒有從前般火爆。我跟嘉善對望著，基本上目無表情，只有眼神接觸。

「妳個女朋友呢？」我刻意問。

「甘妳d女人呢？」她很諷刺地反問。

我倆對峙了一會。她說：「妳沉實左好多。」

「其實我真系唔完美架。但系我想比妳知道感覺到，我系靠得住。」

「所以有烈酒唔飲，有美色唔近？」

「唔係～我好想近妳～」我在她耳垂低聲說。

「本性難移，都系甘口花～」

「我口花心唔花，淨係諗緊一樣野。」我故作神秘。

「諗緊咩？」

「點將妳由A變做O。」我烘近她的唇瓣，她很害羞地甜著，嘴角向上揚。我將她的手放在我心上，細語道：「賀嘉善，我只愛妳一個。」

番外1~

當我以為一切江湖事都了斷了，我亦置身事外，冷爆和一眾叔父合力捧我做龍生新任坐館。他們說，喪七偏要衝著我們而來，暗中架空袁萬華，吞併我們的走私生意。他們又說，我跟賀老闆有关系，跟袁萬華有交道，有兄弟追隨，本是黑二代，所以是最佳人選。我呸！我根本是個沒本事的黃毛小子，況且我真的沒有興趣！

「伍愷文。」

「做咩丫？」嘉善回個頭叫我，我懶洋洋的伸了伸腰。

「陪我去坐電車？」

不要再問我跟她怎麼了，那夜她沒有回應，害羞地推開我就結帳走人。中五上學期期考成績也出了，還是維持著既遠亦近的感覺，骨子裡愛著，肉體上卻無和聲。

「我整左木糠布丁比妳。」坐在電車靠右後的二人位，她又给我甜點。

「多謝。嗯...坐左成個禮拜電車，今日照舊中環落？」

「唔好咩？」

「我陪妳。我冇所謂架。」我立刻澄清。

她凝望著風景，我邊吃著邊望向她。

袁心柔久不久會whatsapp我，朋友般的有說有笑還在。袁芷菁呢，清楚流水無心後，暑假便打算轉工了。

看在街道上的行人，或者你不會猜到，香港有過三十萬名黑道中人，單是我們二龍生，已有兄弟過十萬。江湖上，被跟被斬被殺，仿佛比起吃生菜容易。

但，看著眼前的她，我就不會讓她一個人，在這個每處都是危險的世界中生活。我要讓她安全。我可以如何擱下江湖事？

番外2~

叮噹叮當。

「聽講副校吾知出咩條件挖角，請左個band 1教中文既老師黎我地班教。據聞上年入左山城大學環商果個狀元劉子瑜係佢教出黎架……」「林日山中學？以前果個何校長係個有錢大美人黎喎……」……聽見他們都在熱烈討論著。不過由中五下學期開始教起，直至文憑試，此舉極不尋常。

副校午飯未過就來我們課室坐著，害得大家也不敢設機關。

「第一次見面，大家好。我叫方希文，michelle。大家可以叫我miss fong或者方老師。我將會為大家打好中文科基石。」她是個年輕美女子，斯文又婉约的聲浪，很有身材。溫國恆傳給我的江湖消息指，劉子瑜可是個「床上皇」，跟何前校長有一手，跟這個方老師更是愛恨交織的情侶。事情差點揚遍教育界，卻得現任校長相助。但據悉現任校長想將學校打造為頂级名校，為蓋過那件事又要裝沒有事發生，就把miss fong暗中轉讓给我校。

叮噹叮當。

三連堂不易過，還好终於放學了！

「miss fong, 我想問下妳岩岩講呢題手提電話個tricks响邊？」我主動上前問她，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非對她有興趣，只是對劉子瑜有興趣而已，就是覺得我跟她有幾分相約。

「妳真吾識定假吾識丫？」怎也料不及她回我這麼一句質疑的溫柔鄉，迷人的眼神凝視了我一眼。我冷笑一聲，輕佻地說：「甘妳教吾教我呀，靚女？」

「吾怪得大家都叫我小心d啦，溝女王。」她取笑我。

「吾敢當～我封左朵喇。」我手插褲袋，嘴角一方微微向上撓，與她側面對望。感覺到，跟她甚有火花；而且我頗想「發掘」她。很有魅的一個女人。

眼尾留意到嘉善打算離開，我立刻對方老師說：「吾好意思，我...有d趕……」嘉善踏出了課室，我馬上邊追邊回頭說：「再傾！...」

「賀嘉善……」我趕上她的步伐，上氣不接下氣。

「又溝女！」她膨著腮盯上我一眼，手疊胸前，停下一剎，又繼續走。

「緊張我呀？」我烘近她臉蛋，她裝作不在乎，左手拍在我臉中央推走我：「唔，緊！」

「哦。」